





陸 贊 著

陸宣公全集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刷

陸宣公全集（全一冊）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出 賽 者 國學整理社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發行者 陸高誼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上 海 大 連 舊 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書真偽檢驗者何衡孫

陸宣公翰苑集序

唐崔德興撰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端而盡其言，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澠，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擅棄於陸公。公諱贊，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錫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歷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鎔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鎔以泉貨數萬為贈。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壺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簿。本傳作關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官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刺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潤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勸興，楚昭以尊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憚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譁，庶幾摹塗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惟古人諱卒無不章，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戎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達京師，大抵真來朝矣。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如大讐，無不憤泣。恩養臣節，臣知誠不足孚也。公自行在禁中，職事拜諭議大夫，中書舍人，給事小內，未嘗有避諱難處。從行在輶精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讖語，不以外啣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華采、洋州刺史、陝德使前後相次，上有次山館。召公不至，然後號於禁旅曰：得陸贊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公既職內署，班韋氏爵在其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遺人誌深陽之坂，游華州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河方轉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遞，公乘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擢知兵部侍郎。觀見之曰：天子為之興政，客兼能耶。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續參謀，故錄之。真拜兵部侍郎，知

貞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對與公違。疾訖從而聞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剖析剖決。不爽錯錄。其經織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寶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死歸奏曰。此皆陸贊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贊亡已歲降賞。樹立在南賓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箸畫。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擢古揚今。雄文藻思。數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漂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軒輶衡而揭日月。清氣沴而平秦階。數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道雖在我。宏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邱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宋進呈陸宣公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閒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贊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於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贊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頤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龜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未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文譯和加校正續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復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陸宣公本傳(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陸贊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侃溧陽令以贊貴贈禮部尚書贊少孤特立不羣頗勤儒學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出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贊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贊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贊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

君厚意。又書判拔萃，選授渭南縣主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贊名，乃召爲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贊性忠摯，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恩有以効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繇是顧待益厚。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竇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縫。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輒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晉更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啓德宗曰：「今盜遍天下，輿讐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勸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憚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陰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冊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贊所爲也。其年冬，議欲以新歲致元，而外觀之流，皆以國家數終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以應時數。上謂贊曰：「往年羣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今緣庚難諱事並宜改更，衆欲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其事何如？」贊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演播越，未復音聞。宗社震驚，尚行禋祀，中區多梗，大愍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深自懲厲，收歸羣心，痛自貶損，以謝靈譴。不可近從末議，貢益笑名。」音曰：「卿所奏陳雖理體精微，無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抑更思量。贊曰：古之人君稱號，或稱皇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列天元之號。是知人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徵猷。損其名不傷其德矣。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衷，仍題曰瓊林大盈二庫名。贊諫曰：瓊林大盈，自古迄無其制。併諸舊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蓋各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斯是二庫。

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斥遠食饗。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蠶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徵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經行殿。忽觀古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巍然若驚。不識所以。何者。夫衢尚梗。師旅方殷。痛公呻吟之聲。嘵嗚未息。忠勤戰守之効。寶資未行。諸道貢珍。遠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情。竊揣軍情。或生失望。或忿形謗譖。或醜肆謳謠。頗含恩亂之情。亦有海忠之意。是知耽俗唇鄒。識珠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壞。晝夜不息。始將五旬。凜蛾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喪大難。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輕敗以略功勞。無猛制人。而不懼壞所憑也。無厚賞士。而不怒懲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誇譖方興。彈情猶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樂好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咎。比理之常。故不足怪。記曰。才散則民聚。克其効職。陛下天資琪聖。見審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上請納之。令去其題。署興元元年。李懷光異志已萌。欲激怒諸軍。上表論諸軍衣糧薄。神策衣糧厚。厚薄不均。難以驅戰。意在撓沮進軍。李晟密奏。恐其有變。上憂之。遣贊使懷光軍宣諭。使還。贊奏事曰。城泚稽詰。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軍。乘制勝之氣。鼓行築壘。好苦搜枯。凡城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惑。若不別爲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故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泛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選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笑其軍強盛。懷光大自矜夸。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離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思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計。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

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贊從彼宣慰。迴云見卿論敍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剋平寇孽。如此詞婉而直。理當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料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併。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幸垂裁察。德宗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不許。及贊縷陳懷光反狀。乃可晟之奏。遂移軍東渭橋。而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策行營陽惠元。猶在咸陽。贊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凶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陽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憂生事。何則。四軍懸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遜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謠。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讐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微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消匿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掎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聲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而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固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成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德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心已惆悵。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則使得爲詞。且俟旬時。至東渭橋。不旬日。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單騎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在。人情大恐。翌日。移幸山南。責練達兵機。率如此類。二月。從幸梁州。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衛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鎰。歸款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爲鳳翔

節度使。然德宗忿其弑逆，心不能容。繢至漢中，欲令渾瑊代爲節度。贊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輶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爲賊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難，南北便成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恂惄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楚琳發憤，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病哉？上釋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心。德宗至梁，欲以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以南隨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一例俱賜贊。贊奏曰：「破賊扞難，武臣之効。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員寮，但馳走從行而已。忽與介胄奮命之士俱號功臣，伏恐武臣憤惋，乃止。」李晟既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遺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糧，送赴行在。贊不時奉詔，進狀論之曰：「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士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惑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損棄宮闈，失守宗祀，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鷙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貽，重戰傷殘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聳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乏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憲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宮爲急。損之又損，尚譙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戎蕡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壘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數辰，奔竄往來，道途如纖，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武王剝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

晉董安定反側。寃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宜後不可先也。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雜亂之際。又爲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迫使憂懼。自困憊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尙繁。草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懲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響而致遼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爲君之禮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喪人。何必獨在於此。所幸撫賊深穀詔書。永取諒旨。苟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德宗遷京。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贊受張鎰知。得居內職。及鎰爲盧杞所排。贊嘗憂懼。及杞貶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焉。奉天解圍後。德宗吉及。遣翰林學士韓維。翰林學士許遂。不降詔。但而對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贊意蓋爲盧杞。趙鵝等也。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茲叛亂。亦運數前定。事不由人。贊又極言杞等罪狀。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與魏徵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迨贊。而能交結權幸。共短贊於上前。故劉從一、姜公輔。自率岳胥黃之中。皆登輔相。而贊爲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上之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貞元初。李抱真入朝。從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時。敕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臣卽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時贊母韋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師。擢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賄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皋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貢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擢元翰、梁肅文藝冠時。數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昇第之日。雖眾望不懶。然一歲選士纏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八年四月。竇參得罪。以贊爲中書侍郎門下同平章事。贊久爲邪黨所擠。困而得位。意在不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己任。上卽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

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沸騰。鑾輿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
責知政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事有贍敗。兼坐舉主。上許之。俄又宣旨曰。外議云。諸司所舉。多引
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責諭奏曰。臣實頑鄙。一無所堪。
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愧。且乏知人之明。自愧庸虛。終難上榮。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報。征辟
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既蒙允許。即宜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易經薦廷。
多歷事任。論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于闕政。總以勝口。上頗聖曉。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
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與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
道。聽言考實之方。閉邪存誠。猶恐有覬。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於御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凡。於橫議不孝質。
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誘曲者得以肆其姦。率是而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
促。以沮讓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况又害行難保。恣其非心者乎。伏以宰輔
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不能遍諳諸士。備聞其才。若旨悉命奉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
薦。易明敷爲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選多有情破。舉于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半肯無辭。失人之弊。必又甚焉。
其私薦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揀僚属。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
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拂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覩。轉爲所覩。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
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得諳識。時前須訪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晦其覆車。不以故彰。若訪於朝列。則是求
其私薦。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揀僚属。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

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於前哲，而得人之盛，未迨於往時。蓋由賞鑒獨任於聖聽，搜擇頗難於公舉，仍啓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龍，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瘠瘠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揀之規，太精而失土。陛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庶官，精擇長官，必愈於末品，及至宰相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即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試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上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國朝舊制，吏部選人，每年調集，自乾元已後，屬宿兵于野，歲或凶荒，遂三年一置選，由是選人停擁，其數猥多，文書不接，真爲難辦。吏緣爲奸，注授乖濫，而有十年不得調者。贊奏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每年置選，故選司之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贊與賈耽、盧邁、趙憬同知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讓不言可否。舊列宰臣當旬秉筆決事，每十日一易。贊請準故事，令秉筆者以應之，又以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戍役。贊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扞虜戰賊，多有敗衄，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所得，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

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議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會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會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隣好。會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會莫知力不足兵不堪。則險之不能有也。尙薄伐者。則曰驅逼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會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逼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讓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例理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効。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猶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蠻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尙棄信好盟。震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亡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燬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親。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禦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也。黨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審。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爲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不然也。故夏之卽序。周之于攘。太宗之剪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

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剪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効。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增懋則必蹶。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河濱用兵以來。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彌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毗。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變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變而後動者也。頃聽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饑或撓敗。適所以警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覓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猝。衆庶修紀律以制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邈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譏。以安戒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慮不圖。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

則謀其人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患。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乖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也。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鐸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猶且守封未固。寇戎未燄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眾無適從。所任未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闢。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悉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純權。非物理所懷不窮。非人情所效不回。夫人情者。利焉則勤。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馴。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紀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矯。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蘿督謀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堅。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成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致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弭衛之儀。而無益於藩策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空風裂膚。餐沙慘日。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畫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瞑。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狃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開經塞井。除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蠭核奪氣。而乃使之去。

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歛。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歛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顧待餉。徵倖者猶患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攝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國亦將有所持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旣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矣。卒適足壞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旣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遐禦衝。常在貽弱之輩。寇戎每至。勢乃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覈。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懲。有庸慤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輶輶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取聚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攢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旣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讞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旣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旣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搆理者吞聲而靡訴。證善者罔上而不懲。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

之功。重增供餉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畏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鬪。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蒼。衆散爲弱。遠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計。倚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尙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鉗。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理。要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閑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覆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歛。茲所謂日省月試。餽稟均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痍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蓄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

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稟賜之餽。遂有三倍。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核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辭付授之柄。旣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遺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闔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鉄鋌。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軍。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兇靖難。則不可。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稽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遁逃。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據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

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兵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蟲賊。軍旅之膏肓也。蟲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瘳。而唯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徒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寢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部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授既明。然後減奸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寃謠。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聲陳狂愚。惟所省擇。德宗極深嘉納。優詔褒獎之。贊在中書。政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而心頗重之。初竇參旣貶郴州。節度使劉士窟餉參絹數千匹。湖南觀察使李巽與參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悅。會右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竇參嘗

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參語。得之於贊。云參之死。贊有力焉。又素惡于公異。于邵既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阨。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奸宄用事。天下嫉之如讎。以得幸於天子。無敢言者。贊獨以身當之。屢於延英面陳其不可。累上疏極言其弊。延齡日加譖毀。十年十二月。除太子賓客。罷知政事。贊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無所過從。十一年春。旱。邊軍鋗粟不給。真事論訴。延齡言。贊與張滂。李充等。擾動軍情。語在延齡傳。德宗怒。將誅贊等四人。會諫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贊爲忠州別駕。贊初入翰林。特承德宗恩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隂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贊。故當時目爲內相。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軍士曰。得贊者。賞千金。翌日。贊謁見。上喜形顏色。其寵待如此。既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稍薄。及通玄敗。上知誣枉。遂復見用。贊以受人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太峻。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精於吏事。勘酌決斷。不失錯銖。嘗以詞詔所出。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朝野又寢。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却付中書行遣。又吉學士私臣。玄宗初令侍詔。止於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德宗以贊指斥通微。遁玄。故不可其奏。贊在忠州十年。常閉關靜處。人不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漳鄉。人多癟疫。乃抄撮方書。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初。贊秉政。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爲明州長史。量移忠州刺史。贊在忠州。與吉甫相遇。昆弟門人。咸爲贊憂。而吉甫忻然厚禮。都不銜前事。以宰相禮事之。猶恐其未信。不安。日與贊相狎。若平生交契者。贊初猶慙懼。後乃深交。時論以吉甫爲長者。後有薛廷者。代吉甫爲刺史。延朝辭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韋皋累上表。請以贊代己。順宗卽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贊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子簡禮。登進士第。累辟使府。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遵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未塗淪躡。皆相類也。而諱止中大夫。贊及台鉉。不爲不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髡以隱語見齊君。從古以

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爲此也。贊居珥筆之列。調飪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羣邪。君上不亮其誠。羣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語言。又有誨爾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歎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攜手提耳。豈容易哉。贊曰。良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爲害不周。忠言救失。啓沃日讎。勿貽天問。蒼昊悠悠。



陸宣公年譜

山陽丁晏編

唐陸宣公奏議。宋紹興二年嵊縣主簿某氏注。爲刊本之最古者。凡十五卷。不載制誥。僅奏議六十二篇。注甚簡略。天一閣書目云。有箋注不著姓名。即此本也。今所傳陸宣公集二十二卷。制誥奏議合刊。爲世通行之本。新唐書藝文志。陸贊議論表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十卷。韋處厚纂。與今卷數正合。今所行者。未知即韋氏本否。新志類書有陸贊備舉文言二十卷。今已不傳。權文公翰苑集序。制誥集十卷。奏草七卷。中書奏議七卷。又有詩、文、賦別集十五卷。今僅存登春臺、東郊朝日月、臨鏡湖。冬至日陪位聽大和樂、聖人苑中射落飛雁、傷望思臺、鴻漸七賦。曉過南宮聞樂、禁中春松、御園芳草三詩。別集亦不傳。其傳於今者。碑畫昌吉。具存簡冊。卓然經世之文也。新書本傳。稱贊說使者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之事。今不見於集中。意尚有遺佚歟。嘗歎宣公先識之明。炯若蓍蔡。論關中事宜狀。憂及將帥之中。或竊發郊畿驚犯宮闈。未幾而朱泚之變。卒如公言。公在咸陽上吉。慮李懷光併李建徽陽惠元軍。不旬日而懷光果奪兩節度兵。竟如公之所料。昔人以公方漢之張良。謂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豈虛也哉。公爲相不滿三載。又爲僉王忌嫉。任用不專。其專任得君之時。反在倉皇戎馬之際。方其奉天出狩。言聽計從。一旦相失。帝爲驚泣。任之如此其重也。及乎大難既夷。柄用未久。疑貳滋生。瀕於死地。棄之如此其輕也。然而任之則安。棄之則危。遇與不遇。唐之興衰係焉。於公何加損哉。公之事跡。載新舊唐書。然年月時事。新書頗略。舊史爲詳。茲特排比紀年。備載論譏。分綴下方。以證後之讀公集者。

唐元宗天寶十三載甲午。一歲。舊書本傳。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侃。溧陽令。權德輿序。吳郡蘇人。

天寶十四載乙未。二歲。舊傳少孤。特立不羣。頗勤儒學。

肅宗至德元載丙申。三歲。

至德二載。丁酉。四歲。

乾元元年。戊戌。五歲。

乾元二年。己亥。六歲。

上元元年。庚子。七歲。

上元二年。辛丑。八歲。

寶應元年。壬寅。九歲。

代宗廣德元年。癸卯。十歲。

廣德二年。甲辰。十一歲。

二月立雍王适爲皇太子。

永泰元年。乙巳。十二歲。

大歷元年。丙午。十三歲。

大歷二年。丁未。十四歲。

大歷三年。戊申。十五歲。

大歷四年。己酉。十六歲。

大歷五年。庚戌。十七歲。

大歷六年。辛亥。十八歲。

舊傳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辭登科。授華州鄭縣尉。語林。仕江淮尉。題廳云。繞階流瀧瀧。來砌樹陰陰。

十九歲。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希彩。以衙將朱泚代之。

夏。城奉天。以備蕃寇。

二十歲。大歷八年。癸丑。

大歷九年。甲寅。

二十一歲。

大歷十年。乙卯。二十二歲。朱泚入朝。因請留防秋。以其弟滔代之。朱泚出屯奉天。

大歷十一年。丙辰。二十三歲。舊傳。罷秩東歸省母。路白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贊。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贊。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贊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贊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已。又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縣主簿。遷監察御史。案。舊書。張鎰傳。李靈耀反於汴州。加侍御史。汾淮鎮守使。尋遷壽州刺史。使如故。本紀。靈耀反在大歷十一年。是年鎰刺壽州。宣公往謁。當在此時。

大歷十二年。丁巳。二十四歲。

大歷十三年。戊午。

二十五歲。

夏五月辛酉。帝崩。太子適卽位。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二十七歲。以朱泚爲涇原節度使。築奉天城。術士桑道茂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權德輿序。由祠部員外郎。轉考功郎中。舊傳。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贊名。乃召爲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贊性忠謹。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繇是顧待益厚。又云。贊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新書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贊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盈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閑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橈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垂。時皆建其言。

建中二年。辛酉。二十八歲。夏。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平章事盧杞譖左僕射楊炎賜死。

加李希烈同平。

章事。十一月冊屬王妃文。冊杞王妃文。

建中三年。壬戌。二十九歲。朱滔敗李惟岳於東麓。惟岳將王武俊殺惟岳以降。馬燧敗田悅於洹水。遂圍

魏州。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詔朱泚入朝。以張鎰爲鳳翔節度使。詔李希

烈討李納。希烈潛與賊通。滔悅武俊納希烈皆稱王。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建中四年。癸亥。三十歲。春。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

夏初稅間架除陌錢法。冬十月涇原兵作

亂入京城。上幸奉天。亂兵立朱泚爲秦帝。尋改國號漢。

鳳翔將李楚琳殺其帥張鎰。朱泚攻奉天。都虞候

渾瑊禦之。朔方帥李懷光破賊於醴泉。泚乃退。貶盧杞爲新州司馬。

李希烈陷襄城。取汴宋。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以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同平章事。舊傳朱泚謀逆。從

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繆。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贊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

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啓德宗曰。

今盜徧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勸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恫

政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

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贊所爲也。又云。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贊。故當時目爲內相。

權德輿序。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

所親信。有時讜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

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贊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

十一月二十三日。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

詔。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案新紀。在是年十月丁巳。普王荆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案新紀。建

中四年。舒王謨爲荆襄江西沔鄂節度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徙封普王。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新書。臧

傳。帝狩奉天。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慰問四鎮北庭將吏。敕書近以賊臣朱泚。背恩驚犯宮闈。贊

普又遣師旅。助討姦凶。遺太常少卿沈房宣諭。案新書吐蕃傳。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詔太常少卿沈房爲安西北庭宣慰使。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新書本傳。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贊言云云。通鑑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贊以兵窮民困。恐生內變。乃上奏。論關中事宜。通鑑論關中形勢。上不能用。論敍遷幸之由狀。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通鑑。贊以人君臨下。以誠信爲本。嘗優容以開言路。乃上疏。奉天論尊號加字狀。舊書。其年冬。議欲以新歲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上謂贊曰。往年羣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衆欲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贊奏尊號本非古制。重論尊號狀。新書。帝言當小有變革。贊上言。奉天論赦書事條狀。新書。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稿付贊。使商討其詳。贊上狀。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致轉狀。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新書。時貢奉稍至。行在置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贊諫。帝悟。卽撤其署。奉天薦袁高等狀。薦高及楊頊裴諝孫咸周皓裴胄崔造殷亮李舟何士幹姚南仲陸淳沈旣濟等。

興元元年。甲子。三十一歲。贈段秀實太尉。謚忠烈。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叛。與朱泚合。二月。丁卯。上幸梁州。夏。田承嗣子緒。殺田悅而代之。王武俊等去王號。與昭義李抱真及馬燧擊破朱滔於涇城。六月。神策將李晟克長安。收復京師。朱泚走死涇州。秋七月。車駕還長安。李希烈稱大楚皇帝。殺宣慰使顏真卿。舊紀。十二月。辛卯。以諫議大夫陸贊爲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舊傳。二月。從幸梁州。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德宗還京。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贊受張鎰知。得居內職。及鎰爲盧杞所排。贊常憂憊。及杞敗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上欲掩杞之失。贊又極言杞等罪狀。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贊爲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上之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析。下筆如神。當時

名流無不推挹。通鑑上遣贊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贊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上遣吐蕃發兵。蕃相言。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贊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奉天改元大赦制。平朱泚後。正月癸酉朔。上在奉天。政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大赦制。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等州。詔新紀。給復洋州。加給興元一年。免鳳州今歲稅。議減鹽價詔。案玉海。德宗召中書度支。議減鹽價。改梁州爲興元府。升洋州爲望州。詔新紀。是年以梁州爲興元府。給復一年。耆老加版授。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遣蕭後。新紀。是年正月戊子。蕭復爲山東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贛南宣慰安撫使。詔云。朕自嗣位。迨今六年。德宗以大歷十四年五月卽位。於今六年。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將吏百姓。詔云。介于梁岷。是年上幸梁州。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抱真。韓滉等案。滉同平章事。在是年十一月。授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并招諭朱滔。通鑑。是年加王武俊同平章事。抱真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招諭淮西將吏詔。稱賊臣希烈僭竊。又言念忠良銜冤沒代。案是年希烈稱帝。殺顏魯公。招諭河中詔。頃以懷光背恩。自生猜阻。案是年懷光叛。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敕李希烈首亂淮濱。又侵榮汴。案去年希烈取汴宋。甄獎陷賊守節官詔。去年十月三日。職官陷賊。去年十月戊申。朱泚反。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朕自遷越。旋於京師。是在車駕還京之後。不許諸軍侵擾。勅李希烈阻兵淮右。慮害烝人。放淮西生口歸本贊勅。李希烈作亂以來。擒獲淮西生口。一切釋放歸本道。答宰臣請停大禮表。朕失德致寇。再經播越。再新景命。祇復皇都。又答百寮請停大禮表。又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二表云。播越三時。久虧禋祀之禮。旋歸半載。未申告謝之誠。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三表。俱在還京之後。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新書。晟兼中書令。在是年六月己酉。渾瑊侍中制。新書。瑊爲侍中。在是年六月甲寅。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案新紀。是年正月丙戌。吏部侍郎盧翰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李納檢校司空制。通鑑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在是年。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通鑑加韓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在是年十一月。姜公輔左庶子制。新書宰相表。是年四月甲寅。公輔罷爲左庶子。馬燧潭璣副元帥招討河中制。新紀是年馬燧爲慈陽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潭璣爲河中絳陝虢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新書是年八月癸卯。李晟爲鳳翔隴右諸軍涇原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通鑑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在是年。杜亞淮南節度使制。新書。亞傳。興元初。入遷刑部侍郎。又拜淮南節度使。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正月二日。與回紇可汗書。言賊臣尋已誅夷。是在平朱泚之後。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案舊書。嘉王還代宗子。大歷十年封嘉王。通鑑。貞元元年以橫海軍使程日華爲節度使。日華子懷直亦爲橫海軍節度。此在其先。當興元之初年。奉天論解蕭復狀。通鑑。在是年。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新書。李懷光有異志。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贊上奏勸帝許晟移兵。奉天奏李建徽陽惠元兩節度兵馬狀。舊書。李晟移軍東渭橋。建徽惠元猶在咸陽。贊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贊上奏。與元論解姜公輔狀。通鑑。上欲爲唐安公主造塔葬之。公輔表諫。上怒。贊上奏。又答論姜公輔狀。與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與元論解蕭復狀。又答論蕭復狀。與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通鑑。時有彌遠來赴行在。上頗猜慮。贊奏以爲不可。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通鑑。上欲倚吐蕃復京城。聞其去。頗憂之。贊以爲吐蕃貪狡。引去實爲可賀。乃上奏。興元奏請許潭璣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通鑑。上議。李晟等諸軍規畫進取。贊上奏。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通鑑。楚琳除鳳翔節度使。上心惡之。留楚琳能者不遣。贊上奏。興元論中宮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興元論賜潭璣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通鑑。上令贊草詔賜。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贊上奏。鑾輶將還宮闈論發日狀。請釋趙貴先罪狀。論替換李楚琳狀。通鑑。上以鳳翔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遣人代楚琳。贊論奏。

貞元元年。乙丑。三十二歲。春贈顏真卿司徒。謚文忠。希烈陷鄧州。夏朱滔卒。以其將劉怦代之。怦尋卒。子濟復代之。上又欲赦懷光。馬燧固爭。請一月平之。秋。懷光爲其下所殺。舊傳貞元初。李抱真入朝。從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臣卽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貞元改元大赦制。舊紀。正月丁酉朔。大赦改元。十一月冬至大禮大赦制。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新紀。是年八月甲子。以旱避正殿減膳。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詔。六月。冊嘉誠公主文。十一月。告謝昊天上帝冊文。告謝元宗廟文。告謝肅宗廟文。告謝代宗廟文。祭大禹廟文。策問賢良方正能極言直諫科。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云。朕獲主神器。七年於茲。案。帝以大歷己未卽位。故云七年。又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舊紀。貞元元年。上御正殿。策賢良方正。能極言直諫等三科舉人。答百寮賀利州連理木。答宰臣請復御膳表。又答百寮請復御膳表。案。是年正月。詔減御膳。張廷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新紀。是年六月辛卯。劍南西川節度使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耽東都留守。舊紀。是年六月壬午。以工部尚書賈耽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收河中後請罷兵狀。通鑑贊。以河中旣平。慮有希旨生事。請乘勝討淮西。兵連禍結。賦役繁興。遂上奏狀。

貞元二年丙寅。三十三歲。春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夏淮西將陳仙奇斬李希烈以降。別將吳少誠復殺仙奇。誅李希烈後。原淮西將士。并授陳仙奇節度使。詔。重原宥淮西將士。詔。賑恤諸道將吏百姓等。詔。優恤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云。每日所進膳各減一半。新紀。貞元二年。詔減御膳之半。賜京畿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人。詔。云。春陽布和。案。上年冬至詔。今年蝗旱損甚。開春之後。量給種子。使就農功。則此詔定在二年春。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吐蕃負恩背盟。新紀。是年吐蕃入寇。十一月。冊淑妃王氏爲皇后文。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李勉太子太師制。新書。李勉傳。勉以檢校司徒平章事。居相二載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崔造右庶子制。通鑑。是年十二月庚申。崔造罷爲右庶子。盧翰太子賓客制。新書。宰相表。

是年正月王寅。盧翰罷爲太子賓客。崔縱東都留守制。舊紀。是年九月戊戌。以吏部侍郎崔縱檢校禮部尚書東都留守。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新書。虔王諒傳。是年領蔡州節度等使。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通鑑。是年十二月丁巳。以滉兼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李叔明右僕射制。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舊紀。是年以劍南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太子太傅。唐臣振武節度論。惟明鄜坊觀察使制。舊紀。是年七月戊午。以鄜坊節度唐朝臣爲單于大都護。振武綏銀節度使。右金吾大將軍。論惟明爲鄜州刺史。鄜坊都防禦觀察使。李澄贈司空制。新書。澄傳。是年卒。贈司空。賜安西管內黃姓驛官鐵券文。八月三日。除鄧州歸順官制。迫以凶威陷於寇境案。上年春李希烈陷鄧州。是年希烈既誅。除獻款投誠歸順者。故有此制。賜吐蕃將書。遣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並令趙聿口宣尙結贊。又賜吐蕃宰相尙結贊書。賜尙結贊第二書。賜尙結贊第三書。案舊書。吐蕃傳。貞元二年命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爲入吐蕃使。

貞元三年丁卯。三十四歲。以李泌同平章事。馬燧李皋實封制。舊紀。是年以荊南節度使曹王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六月丙戌。以檢校司徒侍中馬燧爲司徒兼侍中。舊傳。時贊母韋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師。增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轉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皋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贊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其禮遇如此。案公免喪後除官。在貞元六年初。故知丁母憂。約在三年也。

元四年戊辰。三十五歲。六月徵處士陽城爲諫議大夫。

元五年己巳。三十六歲。春以童晉賓參同平章事。

元六年庚午。三十七歲。舊紀。二月丙戌。以中書舍人陸贊權兵部侍郎。舊傳。免喪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申謝日。贊伏地而泣。德宗爲之改容歎慰。恩遇既隆。中外屬意爲輔弼。而宰相寶參素忌贊。贊亦短參之所爲。言參贊貨。由是與參不平。

貞元七年。辛未。三十八歲。舊傳。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贊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昇第之日。雖寥落不懶。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新書。歐陽詹傳。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又崔羣傳。未冠舉進士。陸贊主貢舉。梁肅薦有公輔才。擢甲科。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其後一二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龍王郎中。變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曾與誤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爲美談。案試頤明水賦。得進士韓愈等二十三人。舊傳既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稍薄。及通元敗。上知誣罔。遂復見用。權德輿序。翰林學士吳通元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吉凶短。新書。吳通元傳。與弟邇微。見贊驟擢。頗媚恨。贊自恃勁正。屢短通元於帝。卽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今四方無事。制書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貞元七年。通元拜諫議大夫。大怨望。贊與賀參交惡。參從子申。從舅嗣虢王則之。共危贊。則之飛謗云。贊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誣構。大怒。罷宰相。逐則之通元。贊遂相矣。

貞元八年。壬申。三十九歲。春。汴宋帥劉元佐卒軍中。立其子士甯。夏。賜諫議大夫吳通元死。貶竇參爲郴州別駕。舊書。四月乙未。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贊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傳。贊久爲邢黨所擠。因而得位。意在不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己任。上卽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沸騰。變興奔播。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贊知政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請許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新書。贊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曰。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遣水州縣狀。通鑑。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贊請遣使賑撫。論淮西

管內水損處。誠同諸道遣宣慰使狀。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使狀。通鑑。嶺南節度使奏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贊上言。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通鑑。上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爲度支。贊謂延齡誕妄小人。用之駁物聽。上不從。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通鑑。贊上言。以邊儲不贍。由於措置失當。著畝乘宜。觀察使齊映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權德興序。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諱之。上察物太精。朝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割決。不爽錯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韓愈順宗實錄。八年春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掛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獲妄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顯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内外官員爲三分。計期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

貞元九年癸酉。四十歲。舊紀。故事。宰相秉筆決事。每人十日一易。至是賈耽趙憬陸贊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讓而不言。始詔定旬日秉筆。後詔每日更秉筆。十一月冬至大禮大赦制。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通鑑。上諭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苗槩兄弟。宜改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受亦無傷。贊上奏。論緣邊守備事宜狀。通鑑。贊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通鑑。上怒。欲殺竇參。贊上奏。以爲參罪不至死。且朝廷大臣。不可誅之無名。又奏議竇參等官狀。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議汴州逐劉士甯事狀。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通鑑。上議李萬榮逐劉士甯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贊復上奏。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節度使田緒送馬一匹。絹二千匹。先奉旨爲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贊以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爲。請還馬絹以卻之。

貞元十年。甲戌。四十一歲。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劄子。再奏量移官狀。三進量移官狀。通鑑。贊以郊禮赦下。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尙未霑恩。乃爲三狀擬進。請邊城貯蒲米粟等狀。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案舊紀。貞元九年。築鹽州城。鹽州卽五原。見新書地理志。論裴延齡姦蠹書。通鑑。十一月壬申。贊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論朝官斷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均節賦稅恤百姓。凡六條。第一條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第二條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第三條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開田爲課績。第四條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舊傳。十年十一月除太子賓客。罷知政事。贊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無所過從。韓愈順宗寶錄。宰相趙憬。本贊所引。同對。臧贊之權密。以贊彈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相。以爲太子賓客。

貞元十一年。乙亥。四十二歲。舊傳。十一年春旱。邊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言。贊與張滂。李充等。播動軍情。德宗怒。將誅贊等四人。會諫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贊爲忠州別駕。贊在忠州十年。常閉關靜處。人不識其面。復避諱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癩疫。乃鈔撮方書。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後薛延爲忠州刺史。朝辭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韋皋累上表。請以贊代己。

貞元十二年。丙子。四十三歲。

貞元十三年。丁丑。四十四歲。司馬光稽古錄。上自陸贊罷相後。事無大小。皆自決之。宰相奉行文書而已。然所詢謀倚信者。皆繖邪之人。裴延齡及京兆尹李靈翰。林學士晝執誣等。致譽任情。賞罰每紊焉。又令中官掌宮市。強買人物。京師苦之。

貞元十五年。己卯。四十六歲。貞元十六年。庚辰。四十七歲。

貞元十七年。辛巳。

四十八歲。

貞元十八年。壬午。

四十九歲。

貞元十九年。癸未。

五十歲。

貞元二十年。甲申。

五十一歲。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

五十二歲。

舊紀。貞元二十一年。春正月。癸巳。上崩。丙申發喪。皇太子卽位。永貞元年。

舊傳。順宗卽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贊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子。簡禮登進士第。

累辟使府。



陸宣公翰苑集目錄

卷一 制誥

- 奉天改元大赦制 一
平朱泚後車駕還京大赦制 三
賑卹諸道將吏百姓等詔 一七
優卹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 一八
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州百姓等詔 一九
賜京畿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人詔 二〇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 二一
議減鹽價詔 一九
賜梁州爲興元府升洋州爲望州詔 二二

卷二 制誥

- 貞元改元大赦制 六
冬至大禮大赦制 八

卷三 制誥

- 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制 一一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 一三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詔 一四
誅李希烈後原宥淮西將士并授陳仙奇節度詔 一六
重原宥淮西將士詔 一七

卷五 制誥

-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 二三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將吏百姓詔 二三
平淮西後寢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 二三
授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并招諭朱滔詔 二四
招諭淮西將吏詔 二十五
招諭河中詔 二六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勅 二六

卷四 制誥

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

二七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不許韓璡侵擾勅

二七 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二表

放淮西生口歸本貫勅

二七 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三表

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

二七 答百寮請利州準理木表

卷六 制誥

冊淑妃王氏爲皇后文

二八 答百寮請復御廢表

冊嘉誠公主文

二九 答宰臣請復御廢表

冊屬王妃文

二九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冊杞王妃文

三〇 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二表

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三〇 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三表

告謝元宗廟文

三一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告謝肅宗廟文

三一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告謝代宗廟文

三一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祭大禹廟文

三一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三一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策問博通墳典著於教化科

三一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三一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答宰臣請停大禮表

三一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卷七 制誥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三五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三五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張廷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三五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澤城侍中制

三六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三六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三七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制

三八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

三八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李勉太子太師制

三九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崔造右庶子制

三九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盧翰太子賓客制

三九

馬燧李皋寶封制

四五

卷八 制誥

四六

賈耽東都留守制

四〇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四六

崔縱東都留守制

四一

普王荆襄江西等道兵馬都元帥制

四六

馬燧潭州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四〇

除鄧州歸順官制

四七

李晟鳳翔陝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四一

李納檢校司空制

四五

卷九 制誥

四七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四七

賜安西管內黃姓蠻官鐵券文

四八

賜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四八

與回紇可汗書

四九

賜吐蕃將書

四九

賜吐蕃宰相尙結贊書

五〇

賜尙結贊第二書

五一

賜尙結贊第三書

五一

卷十 制誥

四五

馬燧李皋寶封制

四五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四五

李澄贈右僕射制

四六

除鄧州歸順官制

四六

李納檢校司空制

四五



陸宣公奏議目錄

卷一 奏草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五三
論關中事宜狀 五六

卷二 奏草二

論敍遷幸之由狀 五九
奉天諭奏當今所切務狀 六二
奉天諭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六三

卷三 奏草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諭事狀 六六
奉天諭尊號加字狀 七一
重論尊號狀 七二
奉天諭赦書事條狀 七三

卷四 奏草四

興元諭解裴公輔狀 八〇
又答論姜公輔狀 八二
興元諭請優獎曲環研頸將士狀 八三
興元諭解蕭復狀 八四
又答論蕭復狀 八五
興元諭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八五

卷五 奏草五

奉天諭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七四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七四
奉天諭解蕭復狀 七六
奉天薦袁高等狀 七七
奉天諭李晟所管兵馬狀 七八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七八
舊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七九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七九

卷六 奏草六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八七
興元奏請許澤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八九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九〇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九一
興元論賜澤城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九二
鑾駕將還宮闈論發日狀	九三
請釋趙貴先罪狀	九四
論替換李楚琳狀	九五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九六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九九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遺水州縣狀	一〇四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一〇五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一〇六

卷七 中書奏議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一二六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一二六
議汴州逐劉士甯事狀	一二七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一二七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一二九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	一三〇

卷八 中書奏議二

卷九 中書奏議三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一一〇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一一〇
論齊喚齊抗官狀	一一一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	一一一
宜狀	一一一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一一七
商量處置寶參事體狀	一二四
奏議寶參等官狀	一二四
請不簿錄寶參莊宅狀	一二五

再奏量移官狀 一三一
三進量移官狀 一三二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一三三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一五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闊田務課績） 一五四

論裴延齡蠹蟲書一首 一三三
論朝官副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一四一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論稅期限迫促） 一五五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一五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一五七

卷十一 中書奏議 六



陸宣公翰苑集

卷一
奉天改元大赦制

平朱麻詔書中五年舊與元八年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政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則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庭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德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於今。功存於人。澤垂於後。肆予小子。獲繼鴻業。懷德不嗣。罔敢忘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齊居迷。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耗寘乏主。室宇廢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邱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鋟。肆逆滔天。曾莫懼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蕩。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醜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惶。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宏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尊疏。以微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瞿然。體陽陰不測之謹密。與天地合德之昭彰。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亂。今之化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聲譽。苟膺虛美。重余不德。祇益懷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心不常。舉於時化。天道既疎。鬼獄滋馨。朕既不能宏德遵天。又不能一法齊徽。苟設密綱。以羅非辜。爲之父母。實切惄懃。今上所持。雖曰戒除。實非紀年之號。式徵在宥。尤浮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政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

勞任曠將相。有以勳薄繼守藩維。朕撫以能方。信誠靡替。政令綏懶。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獎賞不若人則何懼。屈己宏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歸之說。以示好生之德。其李希列。甲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舊位。待之如初。仍即量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滅滅連坐。路錢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宏舒。如能効願。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鎮。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奪。朱泚大叛不道。棄我殘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殺非祖宗。朕不敢赦。其應彼朱泚。舊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盡其庸誘。有遁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恕。但宜還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効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卽與量移。升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藩鎮効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官。兼別勅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歸。恐先有裏繫禁錮。及反斬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敍。人之行譏或未必無。轉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況謫徙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攻萬里勤王。扞圉全城。驅除大孽。濟危難者。其歸善。復社稷者。其榮矣。我圖爾功。特加韓典。銘名碑版。永永無窮。宜重錄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營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猶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內仍回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續。代代無絕。其難敍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準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勅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甯。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班三級。與官。仍加勳五轉。不離鎮者。依從。與官。勳賜三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嗟園。禮典所先。雖効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閒。諒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准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營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治建貳。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

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蠻貊及稅
閒架竹木。茶漆摧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甯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持宜
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於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旋攸甯。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
奉天宜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
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寥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跡邱園。不求聞達者。委
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韜鈴。堪
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惄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
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
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己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
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卽商量條件。停減開奉。布澤行賞。仰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
乖陵賜。深愧於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
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平朱泚後車駕還京大赦制

門下。致理之體。先德後刑。禮義與行。故人知恥。教令明當。則俗致和平。然後姦慝不萌。暴亂不作。古先哲后。莫
不由斯。國家受命。百七十載。八聖輪継。敷佑下人。遵種寘大之德。累蠲苛酷之令。蓋仁之所積者厚。故澤之所流
者深。茲予小子。獲主重器。憮於理亂之本源。於因習之安授。任不明賞罰乖當。立法以齊衆。而犯命愈甚。興戎以
除害。而長亂益繁。戒臣蓄姦。乘轡發九廟。乏祀。兆人靡依。猰㺄肆其吞噬。豺狼穴於宮闈。歲末云半。載櫂播遷。
知漸寧異。俯懷臣庶。故愛寶城。荷全師弱。誠謂蕪縱疲離。重辱宗社。忍私誓志。庶補前修。賴億兆宅心。不忘先德。
諸帥戮力。恭行天罰。俾余寡昧。再膺多祐。總乾綱於旣棄。復天柱於將傾。吉旗錫京。不攷舊物。宗祧有序。朝享有

期。責重慶多。深增感惕。嗚呼。君者。所以撫人也。君苟失位。人將安仰。朕既不德。致寇興禍。使生靈無告。受制兇威。苟全性命。急何能擇。或虧廢名節。或貪冒貨利。陷於法網。事匪一端。究其所由。自我而致。不能無人以道。乃欲灑之以刑。豈所謂恤人罪已之誠。含垢布和之義。滌清污俗。咸與更新。可大赦天下。自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麾未發髡已結正未結正。見繫囚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今年五月二十八日已前。左降官郎與革移。未復資者更與移近處。流人及犯配隸。藩鎮効力。並即放還。亡告失舉。放歸不齒者。量加收斂。未復資者。更與進政。其黜免人等。有素著行能。傍連認累。特加錄用。勿以爲負。不有忠者。誰復社稷。不有勞者。誰從巡狩。連帥之重。所以殿邦禦侮也。二千石之任。所以分憂共理也。方鎮將校。勤奉戍役。中外察吏。恪居官次。國有大慶。所宜同之。內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司徒兼中書令。晟。英特傑立。光輔中興。再定皇都。一匡天下。推恩之典。貽慶無窮。宜與一子。五品正員京官。侍中璣。沉鑿忠厚。服勞王家。保全危城。翦除大憝。嘉乃茂績。次於寵章。宜與一子。六品正員京官。鎮國軍潼關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駱休彥。咸秉大節。著於艱難。同勲叶忠。翼我興運。宜各與一子。七品正員官。諸道軍。金吾六軍大將軍等。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諸道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各與一子。九品正員官。應諸軍赴上都收復將士等。俱以純誠奮其勇節。連年帶甲。百戰摧鋒。有忘身以効命。有滅親以徇義。誓平國難。如復私讎。競揚貔虎之雄。克清梟獍之孽。策勳行賞。傳嗣榮親。播乃功名。與國終始。自去年冬已來。未經甄敍者。卽與超入資政轉。已經甄敍者。更與超三資進政。三品已上。祖父母在。先無官封者。量與致仕官及邑號。亡者並與追贈。四品已下。父母在。先無官封者。亦授致仕官及邑號。亡者與追贈。其賞錢委所司。即依元勅支給。應屬從將士。三品已上。賜爵兩級。四品已下。各加兩階。仍並賜勳。其祖父母官封追贈。並準收京城將士例處分。應屬從官。普恩之外。三品已上。賜爵兩級。四品已下。各加兩階。仍普賜勳三轉。其祖父母。父母封贈。

並準收京城例處分。應扈從官。普恩之外。三品已上。更加爵一級。四品已下。更加一階。若常參官。祖父母。父母在。先無官封者。量授致仕官及邑號。亡者與追贈。諸州刺史。普恩外。賜爵一級。諸道進奏陪位者。更加一階。其奉天定難。及元從功臣。宜令本軍本使。卽定名聞奏。所司各準元勅優賞。其諸道軍鎮。及行營將士。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仍準今年正月一日制。速與甄敍。成德淄青魏博等節度。并諸軍應歸順將士等。各蘊誠義。積著功勞。由朕失於撫綏。頃歲暫懷疑阻。尋能勵節。不替舊勳。是資宴犒。俾治王澤。宜委所司。卽約額支計。各賜錢物賞設。仍委本節度。準前後勅。速條疏甄敍。其朔方并諸軍。應在河中管內。及同州將士等。自遠赴難。解其重圍。念茲功勞。並未酬報。雖遭脅制。情有可矜。應到行營。未經甄敍者。並準元勅。超五資。改轉其賞錢。比收京城將士例。各給一半。委本軍兵馬使。條錄名銜。聞奏。所司支計給付。其食實封者。亦便配額。令其請受。應天下諸道軍將士等。如有年老及疾患。冠弱。不任軍旅。願歸鄉里者。並給終身優復。州縣切加安存。勿令侵擾。如無家可歸者。給田宅。使得存濟。見危致命。先典所尚。況忠衛社稷。殺身成功。朕於斯人。義有加等。贈太尉秀寶。天授貞烈。沮茲姦邪。蒼黃之中。獨蘊雄斷。將紓國難。詭收寇兵。兇謀既虧。吾事果濟。忠誠奮發。手擊渠魁。英風凜然。振邁千古。宜卽差官致祭。并旌表門閭。府縣護其喪事。緣葬所要。一切宦供。仍於墓所。官爲立碑。以揚徽烈。其所賜實封五百戶。嫡子正員三品官。諸子授正員五品官。委中書門下。卽準元勅處分。應諸道諸軍將士。有身死王事者。委本道本使具名銜。聞奏。卽與褒贈。仍以在身官爵。授其子孫。內外文武官及諸親。諸色人等。有橫遭逆賊殺害者。各聽其家及親識人。於所司陳牒。勘實聞奏。亦與追贈。如跡著忠烈。衆所明知。仍訪其子孫。量加優恤。尚齒養老。王風之首。三代制理。未或遺年。朕將遵古典。以興化本人心而教孝。用優秩賜式慰里閭。京兆府耆壽年八十已上。並與板授刺史。仍賜紫。八十已下。及諸州府耆壽。年八十已上。並與板授本縣令。仍賜緋。天下侍(侍字疑)老耆壽。亦各與板授官。如年九十已上者。州縣長吏。歲時躬親省問。貧弱不能自存者。量賜粟帛。頃屬多難。人流俗弊。加之以師旅。因之以乾蠱。賦役繁起。農桑失時。哀哉頑人。汔可小憇。然以國計猶歉。軍實靡充。未盡復除。更增愧悼。

應天下建中四年年終已前。所有諸色逋欠在百姓復內者。一切赦免。百司及諸軍、諸使舉放利錢。今年六月已前。百姓欠負未納者亦並停徵。京兆府百姓普恩外給復一年。其供頓官吏委京兆尹類例具名銜聞奏。量與優獎。古者計戶以著吏。因時而建職。既不乏事。亦無冗員。今因敵汙萊。版圖凋耗。齊人編戶。託庇官曹。貪吏猾胥。誘爲蠻虜。營姦隣業。爲害尤深。應在京百司色役人及流外等。委御史大夫即與諸司使長官審詳商議。據見所掌事之閑劇。定額開奏。仍核名送中書門下。務從減省。副朕憂人。以後應須著覽。並定名先奏。仍永爲常式。今年正月一日。赦書節目有所未行者。所司並舉而行之。赦書或有不該。卽比類條件開奏。敢以赦前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卷二 制誥

數宿

貞元改元大赦制（興元二年正月一日）

門下。王者體元立極。欽若乎天地。纂業承光。嚴奉於祖宗。用能百神允諧。兆庶永賴。立國之本。斯其大經。朕燭理不明。違道招損。往遭多難。淪陷國都。天祐宋社。曠而莫主。則是欽若嚴奉之義缺矣。甚用懼焉。洎復京師。遽將告謝。有司以人力耗斂。禮物廢棄。日居月諱。歲雖云暮。卜其吉日。併在上春。齊心永懷。坐以待曙。而百辟卿士。抗疏上言。咸謂人心未甯。不足以盡敬。耗斂猶在。不足以告功。迫於塞情。俯抑誠願。郊廟孔彌。瞻吉莫從。悼心慚顏。胡甯自處。重以和平未治。災沴荐臻。去歲旱厄。兩河爲甚。人流不息。師出靡居。加之以徵求。因之以荒謹。困窮辱餓。轉死邱墟。闢之閒冬無積雪。土膏未發。宿麥不滋。詳思咎徵。有爲而致兵戎之後。餘祲尚存。獄犴之中。深冤未釋。又河中淮右。逆將沮兵。汙穢齊人。陷之死地。雖欲自雪。厥路無由。扼氣銜冤。足傷和氣。此皆由朕爽德。播災於人。爲之父母。竊用愧恥。今元陰已謝。春日載陽。勾萌畢伸。蟲蟄咸震。恩與海內。同心自新。發號更元。用符天意。宜改興元二年爲貞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先準勅令量移。收敍人所司據節文據與處分。應河中舊從將士。多是奉天赴難功臣。本居朔

陲夙尚忠節。豈以一夫詐誤棄其累代勳庸。朕於此軍尤所不忍。特宜洗謫。待以初誠。自非與官軍決戰死於鎬刃。其餘雖臨陣擒獲。亦從釋放。奉送歸廩者。在身先有官爵寶封。一切如舊。仍準前後勅。所在便給賞錢。并與甄敍。如有因危効節。建立殊勳。量其事績。特加獎擢。李懷光若能幡然悔過。束身赴朝。念其嘗有大勳。必當終始全護。仍准前勅。授之官爵。既於功臣庶亦無負。淮西將吏百姓等。皆被劫制。久爲匪人。詢事原情。諒非獲已。今王師四合。計日誅夷。玉石俱焚。用增惻憫。宜令諸道進軍之日。唯存首惡一人。其餘徒黨悉從原宥。如有歸順及立功者。並準河中將士例褒獎。夫爲國之臣。在於審官。共理分憂。守宰精切。闢境性命。繫乎其人。將使里閭無愁苦之聲。風俗興廢讓之教。得不慎東轡彥。寄之化源。自今已後。諸州刺史有闕。中書門下於朝官中精擇。有理人才術者授之。如刺史縣令在任頻年。課績尤異者。擢授侍郎給舍郎官御史。中外迭處。用觀其能。賞罰必行。期於競勸。自頃選曹署吏。唯以書叛求人。務廣浮華。莫稽實行。且能言者不必適用。濫用者或未能言。凡爲擇人。其在精覈。宜令清選。常參官每年於吏部選人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縣令、錄事、參軍者。所司依資敍注擬。便於甲曆之內。具標舉主名銜。仍牒報御史臺。如到任後政尤異者。有贓犯事跡著明者。所司錄舉官姓名聞奏。以爲褒貶。其內外員及京城諸使名目。委御史審勘會商。量并省停減。仍集百寮定議。務從簡約。息費便人。其京官職田。及息利官錢等。點吏詆欺。移易疆畔。或貧人轉徙。捕繫親鄰。日月滋深。耗弊彌甚。亦令百寮議其折衷。擇善而行。往以賦役殷繁。人不堪命。定爲兩稅。事額易從。比屬軍興。或踰始制。法無所守。吏益爲姦。哀我勞人。汔可小息。自諸道州府。除兩稅外。應有權宜。科率。每使一切悉停。京畿及近縣所欠百姓和糴價直。委度支卽勘會支給。諸道非臨寇賊州縣。自冬已來。貼召官健子弟。並宜放散。任營生業。應經陷賊州縣。百姓屋宇被焚毀。并貧病老弱。及遭傷損之類。所在量加優恤。使得安存。天下名山大川。并自古聖帝明王賢臣烈士祠廟墳墓。各委當處長吏。擇日致祭。必資情潔。以翼志誠。班制有差。所以序賢也。屢秩有等。所以明勸也。今或高卑失序。中外相踰。至於卿士之家。尙罹凜餒之患。忠信重祿。豈其然耶。內外官祿及俸錢手力雜給等。委中書門下度支。卽參詳定額聞奏。應赴奉天。

及收城將士等。並功存社稷。節著艱危。中心藏之。豈忘酬報。頃緣府藏空竭。賞給未周。乃眷勳臣。實用增愧。應準元勅。合請賞錢人委所司節減在官及百司費用。據所有財物。速與給付。應在京城及諸道立功將士等。先有詔旨。並許甄升。所司勘會。淹歷時月。委中書門下。卽準元勅處分。諸軍行營并河中朝邑被脅從將士家口在京及諸州府者。宜令本道節度觀察使安存賑恤。各令優給。應諸軍使立仗。見在城將士等。共賜七萬匹。制書有未該備。所司速比類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還遞咸知。

冬至大禮大赦制（貞元元年十一月）

門下。君天下者。受命於天地。繼業於祖宗。致其誠心。惟敬與孝。雖敬莫大乎廢祀。虧孝莫大乎踐神。朕以眇身。屬承大統。縱欲敗度。浸生厲階。兵連禍深。變起都邑。六師播蕩。九服震驚。郊廟園陵。陷於凶逆。神人乏主。將迨周星。列聖大業。幾墜於地。建虧敬李。罪由朕躬。撫臨萬邦。甚用自愧。側身思咎。庶補將來。股肱元臣。比義叶德。爪牙衆士。戮力同心。誅大憝而都邑廓清。翦逋寇而關河底定。茲再與王公卿尹。洎億兆之人。備其盛容。修其禮物。薦誠清廟。展敬圜丘。陳謝罪僭。告雪憤恥。感慕懇惕。若無所容。上帝顧懷。再新景命。豈伊匪德。獨荷鴻休。思與普天。誕膺多福。可大赦天下。自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左降官量移近處。流人及藩鎮効力。並卽放還。應有痕玷禁錮。前後恩赦。節文未該及者。亦宜洗雪。勿以爲累。李希烈僭逆不道。誠所難容。朕憫念蒼生。務息征討。頻有詔命。許其自新。若能歸降。依前勅待以不死。淮西管內將士、官吏、百姓等。一切原宥。與之如初。先有官封。亦皆復舊。如能特建功効者。當別抽擢。若家口親屬在諸道者。長吏綏撫。各使安存。其歸順百姓。仍委節度、觀察使、刺史給空閑地。任便安居。優復終身。務令全濟。待事平已後。聽歸本冀。天下百姓。去年十二月已前。欠負官稅、官租。及諸色人逋懸。一物已上。但不在官典復內者。一切免放。內外文武官見任。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三級。四品已下。加一階。天下諸使、諸

將軍士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自身人賜勳三轉。自墳兒渠倡亂逆臣附姦保據國都。凌陵徇服朕出次郊邑再遷巴梁險阻艱難靡不經歷。暴亂之後仍彰烈士之功。憂危之中方見直臣之節。錄勳進善其可弭忘。應奉天興元元年扈從立功并收京城將士食實封者各隨文武與一子官餘並加兩階。仍賜勳三轉。其文武百官應屬從到興元府者五品已上賜爵一級六品已下加一階合入三品五品者不拘考限聽敍。其五品以下父母未經追贈者與追贈應平河中將士卽準元勅速與甄獎自建中四年已來有身死王事義烈著明未經褒贈者本道卽具名銜事跡聞奏諸道有解退官健州府長吏切務安存仍量以空閒田地給付免其差役任自營生社稷之勳以輔興王業統帥之任以總制戎麾參袞職者其德崇授旌節者其功大方鎮乃國之垣翰禁衛寶予之爪牙尹京寶賴於肅清主計尤資於辦集所頌慶澤宜越常倫司徒兼中書令晟宜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并四品階諸道副元帥與一子六品正員官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節度使各與一子七品正員官節度使及神策兵馬使六軍統軍金吾六軍大將軍判度支侍郎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都團練都防禦等使京兆河南尹金吾六軍將軍殿前射生兵馬使各與一子九品正員官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節度使各難以來三十餘載克平禍亂屬在我臣或節著艱危或勳高戰伐受任雖專於總帥成功亦賴於羣材懋賞推恩宜加裔嗣諸道大將功業崇高者各與一子官本使卽詳定錄名聞奏副元帥都統兼節度下每道各二十人都團練都防禦使下各十人如大將子孫之中有藝術優長性行純確者本使具狀聞薦仍量事資給令赴上都朕當隨材授官以充侍衛庶使忠臣之後與國無窮故尙父子儀先朝元勳再復京邑贈太尉秀實以死爲國節冠古今宜令與子孫一人五品正員官自至德已後節度使大將有忠烈績効著明其後淪翳者所司卽條錄聞奏與子孫一人正員官諸色人應在賊中潛奉神主頃已甄賞宜便賜優崇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江淮轉運使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澆勛精勤職夙夜在公漕輶資儲千里相繼事無僥幸人不告勞拯於凶災厥有成績可進封晉國公闢畿之內連歲興戎薦屬大災稼穡不穀穀糲翔貴烝黎困窮倉廩空虛莫之賑贍每一興念憫然痛心宜令度支取江西湖南見

運到襄州米十五萬石。設法船赴上都。以救百姓荒饉。如山路險阻。車乘難通。仍召貧人。令其船運。以米充腳價。務於全活流傳。庶事饑饉。副朕勤恤。立國之道。始於耕種。所以厚骨肉之恩。明教化之本。況舊經艱故。宗族漂淪。敦睦之情。有加常典。大臣公主。長公主。各與一千。七品宦。嗣王。郡王。郡主。縣主。各與一千。官出身。應陪位皇親。五等已上。諸親王等已上者。三品已上。授爵一級。四品、五品加一階。六品已下及常選官。貳官等。簡選日優與處分。未出身人。量授文武散官。如宗子中有德行才能。宗正卿具名聞奏。當別獎任。致理之本。在乎審官。審官之由。資乎選士。將務選士之道。必精養士之方。魏晉已還。滌風未革。國庠鄉校。唯尚浮華。選部禮闈。不稽實行。學非爲己。官必徇人法。且非精弊。將安救。宜令百寮詳思所宜。各修議狀。中書門下。參較得失。擇善而行。有虛建官。三載考績。在漢爲吏。成長子孫。雖更久於官。則人情不苟。官久於事。則理化有成。日者制度廢弛。考課乖舛。淹速靡準。升降無名。欲令庶察。何以懲勸。自今以後。刺史縣令。未經三考。不得改移。其餘非在職。續効殊尤。亦不得越次遷轉。刺史停替。須待魚書。內外五品已上。及常參官。在任年考已深者。卽量才効用。與政中外。迭處。以觀其能。夫明目達聰。務廣聞見。取慮懷才。抱器輸忠。納諫之倫。地處幽遐。無由自達。永言於此。夢想不忘。應諸色人。有長策濟時。思規匡主。任具陳所見。詔所居之州委刺史。略與封輸。觀其旨趣。但有裨治道。不涉私情。便與附驛遞送。朕當親覽。自立兩稅。經今百年。或初定之時。已有偏僻。或戶口減耗。舊額猶存。輕重不均。流亡轉甚。委度支卽折衷條理。以卽困窮。古者雖有旱水。人無菜色。皆由儲蓄不匱。勤導有方。前代所置義倉。國初亦循其制。備災救乏。甚便於人。卽宜準貞觀故事。天下所墾見田。上自王公。下及百姓。每豐稔之歲。秋夏兩時。州縣長官。以理勸課。據頃畝多少。隨所種粟、豆、稻、麥。逐便貯納。以爲義倉。如年穀不登。卽量取賑給。官司但爲其立法勸諭。不得收管。仍各委本道觀察使。逐便宜處置。聞奏。敕本厚生。必資播殖。當今所切。莫甚於斯。自今百姓有墾闢田疇。加於常歲者。所加之地。不得輒徵租稅。刺史令長考課。亦以本界墾田。多少爲殿最。今年蝗旱。損甚州府。開春之後。量給種子。使就農功。天下應荒閑田。有肥沃堪置屯田處。委當管節度使。觀察、都團練、都防禦等使。刺史審細檢行。以諸色

人及百姓情願者。使管佃如部發精當。收穫數多。本道刺史特加褒升。屯田等節度。優賞如是。逃戶田地。本主復業。卽却給還。輦轂之下。四方會同。供應既多。難為準定。急賦繁役。人何以堪。宜令京兆尹與度支計會。長安萬年兩縣。每季各先支貯。備錢五千貫文於縣庫收納。定清幹官專知。應緣卒須別索。及雜供擬并工匠等。縣令與專知官。先對給價錢。季終之後。申度支謁會。所是和市和展。並須先給價錢。兩稅外。一物已上。不得科配百姓。御史臺朝廷紀綱。尚書省治化根本。百廢得失。繫乎其人。自頃制勅頒行。所司多不遵守。王臣奉職。豈所宜然。委御史臺左右丞切糾稽違。無壅朕命。南郊太清宮太廟。應職掌行事官。郊廟攝將軍、中郎、郎將及留守、副留守。內定行從官三品已上。各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並賜勳兩轉。其諸色支供作官司直長上流外。灼然異職掌者。並賜勳兩轉。行事官長纂坐齋郎。禮生載者。減二年勞。無勞可減者。簡選日匱與處分。崇賢館學生。見在者。減帖策各一道。國子監陪位學生。賜勳一轉。介公鄉公各與一子官。如無子孫。賜物一百匹。神策六軍。殿前左右射生。英武威達。皇城左右金吾衛使將士。應錄大禮補滿。御襲立仗。及守本庫、本營者。共賜物若干端匹。天災作沴。深倣予衷。跕躋憂慚。罔知攸措。今殺假膳。踰人情變。驚怖固不居。骨肉相棄。流離殞斃。所不忍聞。公私之閒。廩食俱闕。旣無賑恤。又復徵求財物。力竭繼以鞭箠。弛征財軍糧乏賸。厚取則人何以堪。念茲困窮。痛切心骨。思所以濟。浩無津涯。補過實在於增修。救患莫如於恩愛。致咎之本。既由朕躬。謝譴之誠。宜自朕始。宜令尚食所進御膳。每日各減下一半。應宮人等。每月准供給糧米一千五百石。飛龍廄馬。從今已後。至三十日前。並減一半。料京兆府應差科百姓。及和市、和賈等諸色目。事無大小。一切並停。公私借負。容待蠶麥然後徵理。

卷三 制誥

載者

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制

門下。朕以寡德。歷當大統。奉天眷佑。俾主承天運。不克承風。夜祇畏縮。纏懷前殃。致於昇平。予心浩然。罔知攸濟。小大之務。曷嘗不勤經繆之言。亦莫不敬聽。每存於致理。志常在於恤人。中皆屢興。終食累歎。一事乖張。愁焉疚懷。

一夫罹殃。惻若傷禮。思與海內同臻大和。息其生業。降心從衆。竇匪有辭。克己利人。誠無所怪。然以視聽有極。思慮難周。况平長自深宮。安於近習。損益之理。甯免過差。幽遠之情。固多未達。由是兢兢砥礪。晦往修來。燭理所患於不明。推心庶幾於無負。日慎一日。於今十有五年矣。上靈降監。多士叶誠。五稼屢豐。四鄙不擾。方鎮輯睦。干戈底甯。邊壘繕完。殊方款附。協天地會昌之運。寶宗社無疆之休。慶既荷於元功。禮有昭於大報。矧惟霜露之感。永切孝思。經療之儀。每勤精意。將申誠敬。其在躬親。是與公卿大夫虔奉犧牲圭璧。陳其文物。薦其馨香。類秩於泰壇。朝享於清廟。率職來助。萬邦攸同。備物致嚴。百禮具舉。誠慕獲戾。神人允諧。明發永懷。慶感斯集。純嘏所錫。豈惟朕躬。思俾普天。均承惠澤。可大赦天下。貞元九年十一月十日昧爽已前。繫囚見徒。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其見於官辯對者。亦並放免。官人犯入己贓。不可令其卻上。已後勿以爲累。左降官及流人。並量移近處。其官已經量移。未復資者。還其階爵。竄謫還裔。冀速沾恩。比者準制量移。所司比例申牒。屢加盤覆。累涉歲年。既甚淹遲。且不均一。宜令吏部、刑部審勘檢本流貶。及量移勅旨。比類元犯事狀。輕重兩月內。與處分外文武見任。及致住家居。并諸軍諸使將士等。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應百姓自置義倉。仍準貞元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制處分立人之道。惟孝與忠。孝莫大於榮親。忠莫先於竭節。惟爾師長卿校。洎乎方岳列藩。保乂皇家。交修庶績。竭節之効。既昭乃誠。榮親之恩。宜洽國典。內外文武清望職事官。并節度觀察都防禦都團練經略等使。父在未有官量授檢校五品官。母在未有邑號者。各封邑號。父母亡沒者。量與追贈。已經追贈者。更與政贈。佐運之臣。納忠之輔。功既存於社稷。慶宜及於子孫。故周錫田土。漢傳帶礪。疊其爵邑。與國終始。以明報德之恩。勸爲武德以來。將相名節特高。有封爵廢絕。祠廟無主者。宜許子孫一人紹封。以時享祀。自今以後。應有家廟子孫。但傳襲封爵者。並許享祔於廟。其有毀賣私廟。及買之者。各以犯教義賦論。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各令所在長

吏以禮致祭。書敍明日達聰，垂拱而理。時稱濟濟多士。文王以甯舍己從人，故能通天下之志。棄瑕錄用，故能盡天下之才。昔在太宗勤求理道，納諫如響。任賢勿疑，致俗於太平。垂範於永代。朕獲承鵠緒，追慕聖猷。書之座隅，常自儆勵。朝夕翫想，庶聞嘉謀。慶宗勞懷，思得賢士。凡厥在位，所宜共成。諸司官有隙便宜者，名盡所見，條疏封進。事有冤繩，政有關遺，悉當極言，無或隱避。詔勅不便於時者，所司執奏以聞。天下有蘊德懷才，隱居不仕，委所在觀察使表薦。當以禮數致。諸色人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或博通機典，達於教化，或詳練故事，長於著述，或精習律令，曉暢法理，或該明吏術，可委理人，或洞識韜略，堪任將帥者，委所在州府長吏，及臺省常參官詳錄行能舉奏。並限來年七月內到京。朕當親試。應緣大禮掌職行事，仍內引駕。攝將軍中郎、郎將、留守、副留守，并諸道表狀陪位。法選三司官等。三品已上，更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武部禮部掌行事官，仍各賜勳兩轉。皇親諸親應階位者，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五品，加一階。六品已下，及常選官，至選日，優與處分。白身人及諸色應陪位官等，各賜勳兩轉。親王、大長公主、郡主、縣主，賜物各有差。都公、介公，各賜物若干段。行事室長，掌坐齋郎、禮生贊者，各減一年勞。無勞可減者，至簡選日，優與處分。崇賢館學生，減策一道。國子監學生，陪位者及應緣祇應諸司作官直長，長上流外要職。掌內侍省白身諸州行繡寺典。兩京督壽諸色番役，當上在城，并量留十月。番人等各賜勳一轉。鴻臚番客，共賜物若干。神策六軍，英武威遠，皇城金吾街使，諸軍諸使將士，應緣大禮宿衛，御樓立仗，及守本廬。本營者，共賜物若干端匹。天下耆老百歲以上者，各賜錦帛五段。米五碩。八十已上及鰥寡惄獨，不能自存者，委刺史、縣令各加優恤，應緣大禮加階，及賜勳爵等。申報敍奏期限，並準貞元六年十二月二日勅處分。餘依常式，所司不須更作條件。敕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蝗蟲避止殿降免囚徒德音

夫人事失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咎徵之作，必有由然。自去歲已來，災沴仍集，雨澤不降，延歷三時。蟲蝗既臻，彌互千里。穀糴翔貴，稼穡卒痒，嗷噭蒸人，聚斂田畝。輿言及此，實所痛傷，偏祈百神，曾不獲應。方悟齋祀殊救患之術。

言諭非謝讌之誠。憂心如焚。深自刻責。得非刑法舛謬。忠良鬱堙。暴賊未禦。勞師靡息。事或無益。而重爲煩費。任或非當。而橫肆侵蝕。有一於茲。足傷和氣。本其所以罪實在于百姓。何辜。重罹辱餓。所宜出次貶食。節用緩刑。倒革條件。聞奏待至豐稔。卻令依舊畿內百姓。委京兆尹切加懲撫。除正稅。正役外。徵科差遣。並宜禁絕。非交相侵奪。尋常訴訟。不須追擾。務且息人。京畿內外。天京兆府諸縣。見禁囚徒死降徙流以下。一切放免。畿內及洞中同州界。應有囚戰陣殺戮。遺骸暴露者。各委所在長吏。隨棄鞭撻。客爾卿佐。實惟肱股。所當一其誠心。同恤災患。勉修厥職。副我憂勤。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詔

自昔哲王以道化下。不竭物以充欲。不勞人以樹威。億兆之心。如或父母。兵革不試。四方來同。苟或昧於德綏。務以力勝。士旅疲耗。烝黎困窮。幸以成功。豈云有補。李懷光久從戎旅。頗著勤勞。拔於等倫。授以旄鉞。督師河朔。奔難奉天。有夷兇嫉惡之誠。有弭患釋圍之績。俾介元帥。仍升上台。秉心匪彝。自底不類。怙衆貪亂。附姦邪君。朕用再遷。幾危宗廟。洎股肱宣力。賊泚就誅。率土之人。咸懷奮擊。朕獨排羣議。未忍加兵。命復官封。志期全算。而乃昏迷不返。悖慢渝彰。殘害使臣。侵敗畿甸。密鎬京邑。人愁無聊。諭之不悛。乃用致討。上帝悔禍。元臣協謀。克集茂勳。以夷大難。渠魁授首。餘衆革心。制勝以謀。兵無血刃。雖事非獲已。我在救人。而本其所由。情深罪已。蓋以信誠未著。撫馭或乖。至使功臣陷於誅戮。謂之克敵。甯不愧心。然以懷光一家。法當殲戮。念其昔居將相。嘗寄腹心。罪雖掛於刑書。功已藏於王府。以干紀之跡。固合滅身。以赴難之勲。所宜有後非常之澤。俾洽幽明。雖屈華章。庶旌往子孫在室女等。並遞送澧州委李皋逐便安置。使得存立。其出嫁女及諸親戚。並宜釋放。應先陷河中將士等。皆

雖迫脅無路申明。多是朔方舊人。素蘊忠義。幽州涇原將士。頃被朱泚脅從。收京之時。奔竄在彼。究其本末。情有
足矜。況能協力同謀。舉城歸順。錄其成效。咸與惟新。宜一切洗雪。勿爲瑕累。先有官爵實封者。並許仍舊。其中首
謀効順。事績著明者。委副元帥條件聞奏。別加甄勵。河中及同州絳州百姓。並經陷賊。又久屯軍。骨肉流離。生業
廢棄。興言軫念。良用惻然。宜各給復一年。京兆府秦先美原等縣。緣與同州接近。隨便供遞。杼軸既繁。流亡頗衆。
委京兆尹卽量事優恤。條件聞奏。仍加招輯。使各安存。河中保義軍保甯軍節度使。并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
帥。河中保甯等軍節度。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
留守北平郡王燧。惟嶽降生。聽爲時傑。奉上勵匡躬之節。訓師懷盡敵之謀。異地無遺。攻城必拔。發揚以威強寇。
感激而服叛徒。嘉誅廢闢。能事畢備。朔方河中同絳陝虢汴等州。及管內諸軍副元帥。河中絳州節度。觀察。處置
等使。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河中尹。咸寧郡王璡。曉識精明。宇量宏博。秉義率衆。推誠待人。堅制不奪之心。亟
陳必勝之略。誓睦士旅。安慰流庸。盛德克彰。崇功允集。惟乃二帥。一其誠心。奉行天誅。同獎王室。有崇讓之美。有
禁暴之能。元惡旣除。全城底定。是加寵命。以答崇勳。燧可兼侍中。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并階餘。並如故。璡可檢
校司空。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并階餘。並如故。華州潼關鎮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僕射。并華州刺
史。上柱國武康郡王駱元光。邠寧慶等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許昌郡王韓遊環。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使。
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東平郡王唐朝臣等。並節著難危。功成討伐。鎮於衝要。隱若長城。取彼兇殘。
進無堅陣。比翼同德。廓清方隅。宜增食於東封。且延榮於葵子。可各賜寶封二百戶。仍與一子。六品正員官。并五
品階餘。並如故。應諸道諸軍。同討懷光將士等。一自征役。淹歷歲時。被服干戈。略無甯息。賴茲勤効。是有成功。宜
並賜三十萬端匹。以充宴賞。仰度支卽般次送赴。並各放歸本道。仍令所司敍錄。卽超資與政轉。其中大將。及功
勳殊尤者。送所司速具名銜圖奏。先與處分。其先在河中將士。亦宜依例賜錢宴賞。如本是奉天定難功臣。準條
合給賞者。度支卽排比支付。嗚呼。自國家多難。二紀於茲。朕嗣位七年。連兵五載。追惟往事。悔恨於懷。今二孽旣

誅諸方甫定。哀彼淮右。獨爲匪人。其帥不襲。其衆何罪。朕晨夕惕慮。念之甚詳。龍征討則阻命止於數州。窮戰爭則流禍及於天下。利病之勢。較然相懸。俾人糧殊。實我忍恥。今勳賢列鎮。疆理有經。縱未偃戈。足以保境。况天地之大。無所不容。豈令是邦。猶隔朝化。因茲大慶。使治鴻恩。諸道應與淮西接連。宜且各守封境。非被侵軼。不須進討。仍委所在長吏。明加招諭。宣布朕懷。李希烈若能歸降。待以不死。其餘將士官吏百姓等。一切並與洗滌。與之更新。先有官封。亦皆仍舊。如能去逆効順。因事建功。理當更升。以示褒勸。其所以優賞科條。並準前勅處分。朕恩與海內去危圖安。有過自新。雖大必宥。朝廷明信彰示北人。期爾庶邦。自求多福。無有違疏。咸使聞知。

誅李希烈後原淮西將士并授陳仙奇可節度詔

反易天常。悖違人紀。衆之所棄。罔或逃匿。李希烈殘殺骨肉。窮追姦婬。謂神器可以力取。謂生靈可以詐欺。志在兇殘。躬行僭竊。罪無與比。汰寶難容。以君德不修。致人於禍。究其端本。過實在予。不忍烝黎。重相攻戰。屢施詔命。務欲懷柔。抑羣帥奮發之誠。駐諸軍討。逐之勢不憚屈已。期於息人。希烈曾無悛心。益逞驕志。虐毒滋甚。吞噬無厭。惡貫旣盈。自底夷滅。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丞臨潭郡王陳仙奇忠勇有餘。沉毅能斷。據闢境受汚之懷。導三軍思慮之心。唱義一呼。羣情響附。歸清氛祲。礪誠渠魁。驛書上聞。函首入獻。方隅既乂。役成其休。懸賞之科。是宜必信。其以仙奇爲檢校工部尚書。兼蔡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仍賜寶封五百戶。應淮西管內將士官吏百姓等。頃迫兇威。遂從脅制。既誅元惡。俱是平人。除李希烈一家。其餘並準前多赦勅原放。更無所問。其將士等。或本屬平虜。或久鎮淮右。素推忠義。累著勳庸。果能叶志同謀。輸誠奉順。以茲節効。良有可嘉。委仙奇即以諸色官錢。優與宴勞。其中許建謀議。同新添烈人等。宜並錄錄聞奏。節次褒賞。比年以來。有潛圖効順。節義著明。計或未行。爲賊屠害者。亦當審加訪察。具事續以聞。如有子孫。仍並錄名聞奏。百姓等久經淪陷。兼被傷夷。遐想凋殘。軍願歸農業者。委節度刺史量給逃死戶田宅。并借貸種糧。優給復終身。使之存濟。宜令尚書左丞鄭叔則充淮

西宣慰使。嗚呼。往欽哉。自希烈叛命於今五年。王澤不通下情亦阻。所宜宣我信令。以釋危疑。數我惠和。以慰疲瘵。滌清污俗。咸與惟新。底難一方。以稱朕意。

重原宥淮西將士詔

乃者希烈亂常。阻兵竊號。汚醇士衆。殘虐烝黎。朕志在好生。誠深罪己。爲人受恥。不忍加兵。惟茲一軍。代著忠節。采礮元惡。不替舊勳。詢於眾情。就拜戎帥。人亦勞止。期於小康。旋乖卹下之方。重致喪身之禍。由朕薄德。俾人不甯。撫臨萬邦。且愧且悼。猶賴將校士旅。秉其誠心。邦人不驚。軍部無撓。以茲節効。良有可嘉。所宜慰安。俾洽寬澤。應將士吏人承前所有諸過犯。罪無輕重。一切釋放。曠然昭洗。咸與惟新。其有先請受駐宅財物者。各以見管爲主。將士衣賜節料。并家口糧賜等。一切並準舊例。以時給付。不得停滯。先令優與賞設。亦準元勅處分。務令豐厚。以稱朕懷。仍加曉諭。各委知悉。

卷四

制誥

優恤賜功臣
名改州府

賑恤諸道將吏百姓等詔

國之經制。儲蓄備災。雖遇凶年。人無菜色。時或弛征。稍減勦分。徒有以均無。因豐而補歉。救患之術。抑其次焉。自戊役繁興。兩河尤振。冀桑日廢。井邑爲墟。丁壯服其干戈。疲羸委於溝壑。傷夷未復。荒餢荐臻。歷河朔而至於太原。自淮沂而被於洛汭。蟲蠻爲害。雨澤愆時。稼穡卒痒。烝黎重困。然猶徵賦不息。征役未渝。凍餒流離。寄命無所。輿言感悼。焚灼於懷。朕聞刑罰失中。虐洽斯作。致咎之本。在予一人。萬姓何辜。遭罹其弊。兢兢惕畏。不敢違安。庶蠲下士之災。用答上天之戒。其宣武等軍。宋亳陳州等節度。淄青等州節度。河陽懷州節度。東都畿汝等州節度。潞冀軍澤潞磁邢等州節度。保寧軍節度。成德軍恒深趙等州節度。易定等州節度。每管各賜米五萬碩。所司卽般運都於楚州分付。各委本道差官受領。賑給將士百姓等。務令均洽。以惠困窮。屬軍費方殷。國儲尙歉。今所賜賑給。其數非多。猶慮孤憚。或未周贍。穀價翔貴。何能自資。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

餘濟彼不足。允季發歛之術。且叶變通之規。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東西等道。量置場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碩。差官般運於諸道。減價出糴。責從權便。以利於人。無或勞煩重予不德。方括守將。寶朕股肱。卽患分憂。與朕同體。宜卽遣使分道宣慰。勞勉將士。省問鄉閭。有可以救歲之凶災。除人之疾苦。各與本道節度使商議。具以聞奏。必精必詳。用稱朕意。

優恤畿內百姓并除上縣令詔

朕以薄德。託於人上。輔精思理。期致唯熙。暨生不明。事成乖當。百姓多謫。四方靡寧。傷寒未瘳。而征役荐起。流亡既甚。而賦斂彌繁。人怨聞上。天災降下。連歲蝗旱。蕩無農收。惟茲近郊。遭害尤甚。豈非昊穹作殄。深儆予衷。跼蹐憂慚。罔知攸措。今穀價騰踊。人情震驚。鄉閭不居。骨肉相棄。流離殞斃。所不忍聞。公私之間。廩食俱竭。旣無賑恤。猶復徵求。財殫力疲。繼以鞭箠。弛征則軍莫之瞻。厚斂則人何以堪。念茲困窮。痛切心骨。思所以撫。浩無津涯。補過實在於增修。救患莫如於息費。致咎之本。旣由朕躬。謝譴之誠。當自朕始。宜令尙食每日所進膳各減一半。宮人等每月惟供給糧米一千五百碩。其餘悉皆停省。年食支酒料宜減五百碩。飛龍廢馬。從今已後。至四月三十日已前。並減半料。京兆府百姓。應差科徵配。及和市、和糴等諸色名目。事無大小。一切並停。公私債負。容待蠶麥熟後徵收。百司非至切之務。如追擾百姓。及追勘徵收等色。府縣並不須承受。其尋常訴訟。非交相侵奪者。亦不得妄理。百姓及諸色人等。如能力行仁義。均減有無。賙貸貧人。全活數衆者。府司具事跡聞奏。朕當授以官秩。蠲其征徭。如縣令勸導有方。流庸克濟。至夏初已來。類例勘會。但戶口無減。田疇不荒。亦以狀聞。量加優獎。百姓有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朝。得失之間。所係甚大。且一夫不獲。辜實在予。況百里之安危。萬人之性命。付以長吏。豈容易哉。今飼內凋殘。亦已太甚。每一興想。齷然傷懷。非慈惠不能卹。疲毗。非才術無以賑艱食。臺郎御史。選重當

時得不分兵之憂。救人之弊。昨者詳延羣彥。親訪嘉猷。尙書司勳員外郎竇申等十人。咸以器能理道。精心究悉。黎之疾苦。知教化之宗源。輶於周行。往泄通邑。申可長安縣令。鄭珣瑜可檢校吏部員外郎。兼奉先縣令。韋武可檢校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李曾可醴州縣令。兼監察御史。荀曾可三原縣令。兼侍御史。李繩可富平縣令。兼殿中侍御史。其有散官封賜者。並如故。應畿內縣令俸料。宜準常參官例。均融加給。涇陽縣令韋滌。潔己貞明。處事通敏。有禦災之術。有字物之方。人不流亡。事皆辦集。惟是一邑之內。獨無愁怨之聲。古之循良。何以過此。就加寵秩。允叶前規。可檢校工部員外郎兼本官。仍賜緋魚袋。并賜衣一襲。絹百匹。馬一匹。嗚呼。積行在躬。雖微必著。咨乃庶尹。其准欽哉。朕聞至君者。不擇人而官。不臣者。罔擇官而處。弛廢繫於理。不繫於時。升降在乎人。不在乎位。朕方抑浮華以敦教。稽言行以進人。非次之恩。以待能者。彰善黜惡。期於必行。凡百君子。各宜自勉。

重優復興元府及涇鳳州百姓等詔

朕巡狩山南。自春涉夏。師旅殷會。日費既廣。州閭杼軸。歲計其空。東作妨時。西成罕望。雖覲勉從事。人不告勞。而憫棹積翼。予寶知愧。昨者減其租稅。優以復除。庶平有瘳。迄用小息。洎駕言旋。軫躬履長途。絕礪繁迴。危棧綿互。時經霖雨。道阻且修。工徒造舟。縣人葺路。靡幼靡耋。莫獲甯居。而又齋負糗糧。供備頓舍。涉於千里。飫我六師。居人露處。以罔依宿。麥過時而不穫。飢茹妨草。彌增感傷。前所復除。未足酬卹。式敷惠澤。以紓大勞。其興元府除先優復外。宜更給復。二年鳳州全放今年稅。其興元府鳳州界內。知頓及修道路。閬橋州縣官。將士等。並委嚴震頓例功効。具名開奏。量與甄獎。嗟乎。古先哲王。東征西怨。顧予不得。重以勞人。補費錄勤。是有申命。長吏明加優諭。稱朕意焉。

議減鹽價詔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村利。與人共之。王道寢微。強霸爭奪。於是設誓望之守。與榷管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

征公之閒，猶謂乘澤。歷代遵用，遂爲典常。自墳寢難荐興，已三十載，服干櫓者，農耕盡廢。居里閭者，杼軸其空。革車戎服，軍食屢調，人多轉徙，田畝荒蕪，乃專煮海之利，以爲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倍田租，近者軍費日增，榷倅至有以穀一斗易鹽一升，本末相踰，科條益峻，急彼貧匱，何能自憊？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天憐，實爲病也。嗚呼！朕不承列聖之緒，退覽前王之典，既不克靜事以惠用，又不獲弛禁以便人，征利滋深，疲毗致困，于則不恤，其誰省憂？應江淮并峽內榷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商議，裁減沽價，兼釐草利害，速具條件聞奏，削去苛刻，止塞姦詔，務於利人，必稱朕意。

賜京畿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人詔

春陽布和，萬物皆茂。寶兆庶樂生之日，農夫致力之時，今茲吾人則異於是，迫以荒蠻，愁怨無憇，有離去井軛，業於虧保，有乞丐途路，困於死亡。鄉閭依然，煙火斷絕，種飼乏農耕，不與若東作僭時，西成何望，爲人父母，得不省憂，雖國計猶虛，公儲未贍，濟人之急，甯俟盈廩？罄其有無，縣拯艱厄，京兆府百姓並宜賜種子二萬碩，同華州各賜三千碩，陝虢兩州賜四千碩，委州長吏即於度支會計請受，金公清仁恤之吏與縣令親至村閭，隨便給付，仍加勸誡，勿失農時，應諸倉所有，遠年粟麥，宜令節度更分二萬碩，京兆尹卽差官逐便般載，賑賤貧人，先盡錄寡孤惄目下不濟者，務令均給，全活流虧，嗚呼！朕德之不敷，誠之不感，上帝降割，丁甯厥躬，元元何辜罹此災害，思欲拯救，未知其方，長人之宦，寄任斯重，所宜極慮，與我同憂，勉敷惠和，以育疲瘵，佇聞良術，稱朕意焉。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

國家受天明命，平一宇內，自武德迄於天寶，百四十載，海內無事，崇德廣化，澤浸生人，時治和平，俗登富教，鯀寡孤獨，咸得其所，鳥獸魚鱉，亦罔不寧。凡今有生，實賴率育，芻廩廄頭，盜起幽燕，率土之人，莫保性命，肅宗以神武戡大難，先朝以仁德紹興，運區域再造，懷兆再康，家室離析而復安，子孫煦嫗而相長，勞來安積，垂三十年，則我列聖之於天下，惠澤深矣，朕以寡昧，祗膺寶曆，常恐不克以負荷，固敢怠荒，道有未明，事多乖謬，羣情壅而不達，

大信讞而不彰。兩河之間，羣盜遠離。朕務除大患，靡憚劬勞。是以興有征之師，閏干紀之罪，昨以涇原士徒將赴效死，失於撫綏，致使潰叛。朱泚乘蹙，因構異圖，肆其狼心，誘我亟賊，謂君可叛，謂天可欺，縱恣凌恃，無所憚畏。朕失守宮闈，出次郊畿，九廟震驚，萬姓奔駕。內省凡咎，外顧懷懼，罪實在予，不敢自蔽。意者宗社降祐，大倣於朕躬。夙夜殷憂，庶乎有補。寶賴殷心，誓勵從戎之節。才岳將校，集勤王之師，赴難如歸。見危思奮，堅貞勵操，何日忘之。平丘獨者，必仗羣雄，賞茂績者，不誤難與。保勳庸於帶礮，傳節邑於子孫，崇功美名，與國終始。其諸軍使應到奉天縣將士等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食寶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身有過犯，遞減罪一等。當戶應有差科徭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者，當分糧賜等，並與全給。身死之後，回給家口十年勿絕。如有能奏擒朱泚者，卽以朱泚在身官爵授之，仍加寶封二千戶。朱泚所有田宅財物悉並充賜。其梟擒賊大將已下，并節級，特加優寵，仍各與寶封，應奏擒人所有田宅財物，亦使賜之。其餘立功應合授官給賞，並率今年七月勅處分。其今日已前，身死王事者，追贈官爵，亦稱奉天定難功臣子孫，爲功臣之家，應合襲封、減罪、蠲免差役等一切同例。宣告中外，令知朕懷。建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改梁州爲興元府升涇州爲望州詔

自古多虞，順時而動。吉凶避狹，兆永祚於岐下。高帝徒虜，建雄圖於漢中。王蹟所興，子孫是奉。親遷居於遐阻，知致君之艱難。矧天下爲家，不常厥局。王者所至，四方會同。崇號設都，於是乎在。朕遭罹寇難，播越梁岷。蒸庶煩於供億，武徒勤於扞衛。凡百執事，各奉屬司。人皆耗斂，物以營給。嘉乃成績，予懷不忘。今大憝已除，京邑甫定。將旋法釋，展歇園陵。於是邦復我興，廬宜其崇大以示將來。天子省方，則問耆年。卽百姓以頤慶賜，以茂勳勞。用安布澤之恩式，尉來蘇之慈。宜改梁州爲興元府。其署置官，均望一切。與京兆河南府同。南鄭縣升爲赤縣。諸縣並升爲畿縣。見在州縣官，各令終考秩，至考滿日放選，依本資處分。耆壽與板授五品官，仍並賜緋。先已賜緋並賜紫，典正等各賜勳五轉。百姓除先減放稅錢外，更給復一年。涇州宜升爲望州。見任州官，亦並令終考秩，并

諸縣官等各減兩選，無選可減者，各加三階。應山、南西道節度下將士，除扈從迎駕已經改官者，餘並卽與甄敍。嗚呼，古先哲王東征西怨，顧予不德，重於勤人，撫心咎已，更增愧歎。宣示有衆，明知朕懷。

卷五

制誥默等撰

處分事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

古者天子巡狩之義，以考國典，以觀人風。在時多虞，或旰不暇，乃命卿士使於四方，問人疾苦，廉吏舞惡，苟罰所任，則如親臨。在理平之時，尚資勤恤，當喪亂之際，得無省憂？朕以不敏，肆於人上，無取失道，誠惑未孚，寇盜繁興，阻兵拒命，哀哉！臣庶陷於匪人，顧茲田疇，聊爲茂草，不念柔復，遽命徂征，徵發兵甲，萬里必至，暴露營壘，連年不息，冒於鋒刃，繼以死傷，輦蕘無依，父母廢食，存者積思家之怨，歿者倍異鄉之痛，又以軍費滋廣，公儲不充，厚取於人，罔率厥典，科條互設，誅斂無常，農工廢棄，其生業商賈益墮於道路，軍營日益，閭井日空，凋瘵日窮，徭役日甚，以財力之有限，供求取之無涯，暴吏肆威，鞭笞胥吏，噉噉黔首，控告何依，怨氣上騷，各徵斯應，疫癘猝至，水旱布新，將反側獲安，則干戈日弭，賦役差減，則衆庶就康，還定流亡，與之休息，猶懼思慮未周於庶務，誠感未達於困窮，訪其所安，察其所弊，淹滯必建，窪濶必由，無憚幽遠而不被，無略細微而不恤，洎乎編甿比屋，咸若朕之躬親，股肱惟良，予則有賴，其諸道將士，並準今年正月一日制，嚴備疆界，勿使侵擾，仍各令本使、本將速具名銜等，聞奏悉與甄敍，其殊功勁節，超越常倫，別條狀錄，嘗特優獎，百姓除每戶兩稅定額外，自餘徵率，一切並停，課勸農桑，各令安業，錢難既定，漸息干戈，朕當躬先鋒，約庶務節省，兩稅之內，亦更減除，其諸道事緣急切，須處分者。

卽與所在節度觀察使商議裁度務合便宜其餘利害還日條奏朕當詳省以擇厥中宣布遠邇咸使聞知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將吏百姓詔

朕獲承先顧付以大器懷德不類貽列聖羞虔恭惕厲罔敢暇逸將欲立法齊一致俗和平小信未孚衆心遂阻事理乖當百度失中君臣之間鬱堙不達致寇雖深於罪已興戎猶昧於省躬期靖亂以濟人反勞師而躡武行者被殺傷之苦居者重齋逐之勞四海騷然靡有寧處京輦之下杼軸亦空環列之中遣戍殆盡略內以勤遠居安而忘危賊臣誘姦乘閒竊發豺狼穢於宮闈士庶陷於塗炭作威肆戮仇視我人萬姓嗷嗷呼天罔告有殞踣黨歸誠率衆款附埽氛沴而闢閨闥剪鯨鯢以清郊原函夏載甯室家相慶非將士夾輔王室非卿士交修予違軍旅叶心畢命盡敵豈伊寡昧克復與讐載定大難載感予懷宜令吏部侍郎班宏充上都宣慰使勞問將士撫綏烝黎招輯流亡慰安反側朕繢整飭法駕擇日還京告謝於祖宗請罪於天地策勳行賞大報忠烈銘功永代與國同休明宣朕懷咸使知悉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故歸本道詔

朕纂奉丕業託於人上仁不被物義不勝姦頑聲震聞暴亂連起叛臣希烈竊據淮沂誠則彼夫無良亦由朕之不德撫御之道失之於初師旅一興縣聯莫解服勞者從役不暇受汚者無路自新旱蝗相乘穀糲翔貴兵氓餒死十室九空通邑化爲邱墟遺骸遍於原野每念於此傷心涕流且自昔勞師靡有不悔以處舜之聖屈於苗人漢武之強弊於戎虜矧乎德猶不逮力或未全我其永懷求己自警乃者下哀痛之詔布寬大之恩普天載新殊死必宥然尙勞師旅作扞邊陲有累歲棄離家室有經時不解甲冑忠雖爲國咎實在予君人若斯寢不知愧賴節將士旅一其誠心奮發武威慎固疆宇遠人思服元惡就誅烝黎方致於安寧役戍永期於休息懋官以旌善

錫宴以勞旋。賓不踰時，式遷圭典。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從一，宜與子孫一人。五品正員官，鄭滑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李澄。檢校兵部尚書曲環，檢校戶部尚書李皋。兼御史大夫樊澤等。並與子孫一人。七品正員官都防禦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賈耽。都團練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盧元卿。兼御史大夫張建封等。並與子孫一人。八品正員官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抱真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納。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田緒。咸避士旅，遠赴行營。同討不庭，厥有成績。抱真納滉宜並與子孫一人。七品正員官緒與子孫一人。八品正員官應與淮西接界州縣本界鎮守及諸道赴行營將士等。宜共賜物三十萬端匹。以充賞報。度支卽約據界首及行營軍額分配定數。逐便支送。仍委本道都統節度防禦都團練使卽條錄功第名銜開奏。並與甄敍其行營將士仍各放歸本道。明加宣諭。令悉朕懷。

授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并招諭朱滔詔

三公之職，輪道經邦。序五行之和，任百事之理。歷代崇重，不當厥官。天祚皇家，茂生才傑。比義齊列，同寅協恭。以德允台階之望，以勳當井賦之賜。幸應並命，式副具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恆州諸軍事守恒州刺史充成德軍恆冀深趙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琅邪郡王王武俊秉志沉密。臨事能斷，忠而致力。勇且有仁。奮發之初，渠魁卽戮。危疑之際，大節首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軍澤潞磁邢等州節度觀察處置度支營田等使上柱國符陽郡王李抱真質重氣和內精外朗。智窮變化。守必以常。學本明誠。動有致利謀微。屢告規益孔多。皆戮力盡瘁。志匡王室。陳師鞠旅。同討不庭。仗大義而萬衆叶心。體至公而千里同契。合眾於呼吸之間。決策於指揮之閒。并轡載馳執桴鼙鼓。兇徒殄殲。河右廓清。國家無北顧之虞。乘懸阻南侵之計。時乃同德。厥功茂焉。敷五教而阜人。均九土以居衆。俾爾更踐備揚洪休。乃加真寶以貽後嗣。武俊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抱真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實封五百戶。嗚呼。古人有言曰。惟理亂在庶官。矧惟輔臣與國同體。明朕德命。爾其欽承朕嗣位不明。輕費尙

力。謂武可以靖暴慢。謂刑可以懲姦邪。德之不修。亂是用長。士馬疲耗。然庶流離罪非躬射。誰任其咎。自去歲遭變。再經播遷。歷山川之險艱。知軍旅之勞苦。惟省前過。悔恨盈懷。追遠事而不及。庶後圖之可補。以九廟爲重。而不憚屈身。以百姓爲心。而不專私欲。苟可以保安社稷。休息甲兵。宏濟蒼生。蠲省徭賦。含垢忍恥。予無難焉。朱滔受任薊門。累尋較續。委遇既重。封秩亦崇。臣節中虧。自始伊阻。洎賊泚僭竊上京。兄弟之親。在法無赦。朕以罪不相及。情有可原。待以如初之誠。廣其自新之路。執迷不復。固敗是求寢喪而歸。既因方悟。累獻款疏。深陳懇摯。省之惻然。良用憫歎。雖將相嫉惡之志。固所難容。以君上懷柔之情。未忍拒絕。且善莫大於改過。德莫成於好生。叛而伐之。服而舍之。銷難愛人。實惟朕志。宜委武俊。抱真顯示大信。明加曉諭。若誠心益固。善蹟克彰。朕當掩鑿錄勳。與之昭雪。宣告寰瀛。咸使聞知。

招贛淮西收復更詔

朕鹽御已來。建兵不息。自經播遠。方歷陰艱。耳聞鼙鼓之聲。目視殺傷之苦。由是警悟。悔於與師。旣省己以知非。亦欲人之遷善。至乃歲有再赦。寧有屢言。務於撫綏。不擇煩冗。冀朕之誠信日布。冀人之患難日除。每議用兵。惻然不忍。而賊臣希烈。漏禍滔天。虐用其人。仇視厥母。狠心多忌。異性無親。以芟伐立威。以猜刻爲志。朝爲昵比。夕爲仇讎。肆其芟夷。芟若草芥。鴻陵汝海。流血盈川。侵軼浚郊。積骸徧野。農耕廢業。井邑成墟。積彼妖氛。發爲災癘。蕭條千里。無復人煙。朕哀彼生靈。陷於塗炭。苟存活物。不難屈身。故於首春。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繼越於郊畿。互界已闢於簪纓。雖割慈忍愛。昏曉無厭。將相大臣。咸懷憤激。繼陳章疏。固請除討。朕以所行天誅。本去人害。兵戈既接。玉石離分。吾念忠良。遺罹脣制。雖欲卻陳臣節。厥路無由。受汚終身。銜冤沒代。淪胥以逞。誠足痛傷。宜令諸道節度使。每欲進軍。先加曉諭。今所致討。唯止元兇。其餘脅從。一切不問。如能去逆効順。因事建功。明設科條。以示褒勸。其以一州降者。便授刺史。封異姓王。賜實封五百戶。以一萬人已上降者。授刺史。封國公。賜實封三百戶。其餘各據功効。節級甄判。列爵建官。以候能者。則然明信。朕不食言。宣示遠人。各令知悉。

招諭河中詔

朔方諸軍應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並以義烈繼代、勳業冠時、艱虞已來、常濟國難、肅宗代宗再復京邑、皆是朔方將士之功。去歲朕在奉天、兇黨攻逼、解圍赴急亦賴此軍。吉念爪牙、情均骨肉、濟朕危厄、感之豈忘。頃以懷光背恩、自生猜阻、熒惑將士、汚鄙忠良、朕頻降詔書、再三曉諭、皆被懷光隱匿、兼亦志有加誣、朕之誠懷竟未宣布。夙夜自愧、寢食不安、時屬嚴凝、屢頒衣賜、豈以懷光一人拒命、遂令將士俱不霑恩、朕於功臣義存終始、其朔方及諸軍應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今年春冬衣賜、並準二月二十一日勅、緣赴奉天解圍功臣等第給錢物、宜令所司并許計料別收貯、待道路通流、即當時支遣、其有歸順者、續給其將士等、有先賜寶封一切準元勅、並州給牒、委馬燧、渾瑊逐分送付、其差人請受、仍明加宣諭、招撫務令忠義之士各悉朕意。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勅

李希烈首亂淮濱、又侵榮汴、兇威所及、罔不脅從、百姓既罹於網羅、將士兼賣其家口、哀我衆庶、銜冤莫伸、雖欲歸降、何由自達、朕爲人父母、不克保安、遂使忠良橫遭脅污、興言憫悼、思惻深衷、今王師四臨、所至尅捷、將士百姓、款附甚多、或棄其鄉園、或捐其家族、脫身効節、良有可嘉、宜撫綏以獎誠効、應淮西界內、及鄭汴等州將士歸順者、委所在節度、防禦等使、便與收管、切加存恤、優給資糧、仍各具名銜聞奏、當與甄獎、并給遺衣賜、其百姓從賊界內歸順者、亦委所在觀察使、刺史量以本道諸色錢物賑給、令得存濟、如情願便住者、即配與死戶田宅、使營生業、若欲赴諸州縣者、隨其所之、當時給文牒發遣、不得止遏、所至之處、準前優賞、率土之內、莫非王臣、雖陷寇中、諒非獲已、但能効順、即是平人、務於招綏、副朕所恤。

甄獎陷賊守節官詔

沮勸二柄、國之大綱、獎善懲違、固不可廢、頃者賊臣搆亂、京邑震騷、惟茲土人、奔竄無所、或從其誘脅、遂染污名、或守以純誠、竟全貞節、昨所司奏議、但舉刑章、坐累者各已條疏、守節者並已甄異、忠正而不報、豈朕意焉、應在

東百司及京兆府長安萬年兩縣去年十月三日見在職事官在城陷於賊中潛藏不受逆命并諸色前資官被僞署官爵頻遭迫脅。首未不出事跡昭著衆所明知者並委御史臺訪察勘覈其事勿容虛濫仍限今月內具名銜事跡聞奏五品已上及常參官已授替者委中書門下與處分六品已下各減三選不拘考例聽集其未得資被替非時放選仍稍優與處分如已喪亡者並與追贈使恩加存歿以稱朕懷。

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

朕自遷越旋於京師將欲請罪祖宗告謝天地所司擇日行有期矣議者多以大盜之後人勞匪居懼愆歲功請俟農隙若俯順羣議則私懷不安將祇率典章又疲耽重擾夙夜憂惕罔知所裁宜令中書門下與常參官卽詳議折衷聞奏。

不許諸軍侵擾勅

李希烈阻兵淮右虐害蒸人朕哀憫無辜橫遭脅制若與師行伐則玉石俱焚所以頻下詔書再三開諭曾無悛革但益憑陵忘勇之徒皆思奮激朕悔於征伐務在含容以一夫無良遂百姓罹禍安人忍恥初是素懷今東作方興麥秋在近儻行侵抄深害農功一方之人實足矜憫應與淮西接界州縣各委本道都統節度都防禦團練等使明申前勅嚴設隄防務使農人遂其耕穡賊若不先侵軼但自保守封疆勿令越境暴犯田苗及有侵掠務宣朝化以洽遠人仍於所在界首明加招諭咸令知悉。

放淮西生口歸本貫勅

遷徙家鄉分離骨肉有生之酷莫甚於斯朕撫育兆人庶臻理道懲過不可以不罰原情不可以不矜將推內恕之心用廣自新之路應從李希烈作亂以來諸道所有擒獲淮西生口配隸嶺南黔中等道宜一切釋放歸本道其投降人等擢於諸州縣安置者亦任各從所適

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

朕以寡德。君臨兆人。憂四鄙之不寧。懼一物之失所。降心以懷戎狄。期息征徭。極慮以綏烝黎。冀遂安輯。今諸夏岳牧。咸能撫封。九姓可汗。卒克敦好。賓旅之內。其謂小康。愛人雖發於朕心。濟理實由於藩輔。豈惟菲薄。所致於茲。然獨吐蕃負恩。背盟棄約。肯勞師旅。備渠西陲。亦賴方岳同心。簡練傑俊。助其防鎬。過役奔衝。數年以來。邊境寧謐。乃眷靈武。實淮雄藩。扼東牧之咽喉。控北門之管鍵。軍縣疲竭。地遠勢孤。雖無交切之虞。須建久安之策。朕屬處於此。殆今累年。屢思靡喪。暮想忘寐。往兵益皮。則擇其勞師移人。竝遷。又念其離土。朕欲令萬姓各遂所安。抑而使人情有不忍。中懷結耿。固知非從。古人有言。主憂臣憊。子脫憂矣。將相牧守。得不與我同其慮哉。此乃忠臣盡規之時。勇士建功之日。苟宏良算。必有其人。宜令諸道節度。觀察使。各於本管諸色人中。募能赴靈武鎮守者。取其精願。重設賞科。仍須精選號雄。薄闢武藝。便以本道諸色錢物給付。仍優厚裝束。發赴上都。每道各據所管州縣多少。通計每州所募。多不得過五十人。少不減三十人。若欲將家口相隨。便給資糧。同發遣。如有戶貴在州者。蠲免本戶差科。其官健到日。朕當賜資與官。至鎮便替。朕之此意。非務廣兵。欲使四方驍雄。俱到塞上。壯邊城士旅之氣。杜戎醜窺伺之心。方岳信臣。所當相悉。勿令騷擾。副我憂人。

卷六

制誥

冊命疏附表
文策閣答表

冊淑妃王氏爲皇后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十一月丁亥十一日丁酉皇帝苦曰乾坤合德聖人則之惟帝承天惟后配帝嗣續百代母臨萬邦位定於中而尊加於外德修諸己而化被於人御於家邦所繫斯在三代崇替靡不由之予以詢衆採賢重難茲命中壯虛位於今歷年陰儀或虧宗事無主缺於典禮朕撻愧焉稱是徽章聿歸全德蓋爾淑妃王氏天與純粹氣鍾元和含章在中發秀於外卓爾風操穆然容輝周旋中規進退有度仁愛共儉稟於生知詩書禮樂成自師氏竭其孝敬祗事先朝承事無違克諳尊旨往居桂苑淑問已彰洎奉椒塗謙光載路言無伐善志在匿瑕柔善自持審溫寧見六宮攸序九族以親嘗竭艱劬累從行幸思賢才以輔佐知臣下之勤勞庶續伊誕

頗資內助。永念頃築之志。且懷求劍之情。崇位長秋。永懷盛典。矧惟元子貞我萬邦。稽以舊章。是宜從貴。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嗚呼。敬哉。王教之端。始於內範。風美闡睢之化。雅詠思齊之德。罔懈厥位。忝於前修。克念有終。庶無後悔。奉承休命。可不慎歟。

冊嘉誠公主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六月甲子朔十二日乙亥皇帝若曰王者以義睦宗親以禮敦風俗義之深實先於友愛禮之重莫大於婚姻故春秋書築館之禮易象著歸妹之吉予是用祇考令典率由舊章咨爾嘉誠公主孝友柔謙外和內致公宮稟訓四德備修疏邑啓封命爲公主徽章所被禮實宜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汧國公勑擇節冊命爾惟欽哉下嫁諸侯諒惟古制肅雍之德見矣詩人和可以克家敬可以行己奉若茲道永享於休懋敦王風勿墜先訓光膺盛典可不慎歟

冊蜀王妃文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皇帝若曰夫茂建親戚以敦族固本明慎選納以厚別蕃嗣實人倫之始王教之端也朕奉若謨訓允求淑哲賢必有象鍾屬於令門姻不失親載光於戚里故某官尉馬都尉田擇交第若干女生稟柔惠習知禮則容德純備孝睦洽聞可以叶美好逑輔成樂善是用使某官某持節冊命爲蜀王妃嗚呼敬之哉備禮以崇其好合起家而居其爵位非義信不固非溫順不親克恭匪懈則罔愆悔朕言必復可不慎歟

冊杞王妃文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甲子皇帝使某官持節冊命某官寶號第若干女爲杞王妃曰一於戲禮以大婚崇繼嗣本人倫之教詩言淑女配君子鑿王化之網蓋率人成風由內及外得不采嘉耦以固盤石刑閨門以御家邦詳求惟難歷選茲久時乃之擇得於舊姻柔婉稟平天和禮樂成於家法明章婦順虔奉姆儀克茂鵲巢之規叶宣麟趾之美其祗膺嘉禮欽率內教淑慎厥心無替於後嗚呼可不慎歟

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惟寡昧不克明道丕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下而播災於人兢兢業業夙夜祗畏居位五祀德馨薦聞皇靈不散是用大徹殷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悔禍剿凶慝之凌暴雪人神之憤恥舊物不致神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貳其何解焉聞屬寇虜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冀憑禋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告謝元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曾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曾祖考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皇祖妣元獻皇后楊氏臣猥承聖緒獲主大器懼德不嗣靡所安寧任重道悠竟貽顛越京闕生變神人無依臣懷永圖不敢自棄忍恥含憤迨於載遷戴天履地俯仰慟惕幸賴烈祖遺澤感深於人心攸歸天意允若肆予小子憑宗廟之積慶再復於鎬京在臣愆尤曷云有補豈敢自蔽以重於厥辜頃以寇擊在郊禮物未備久稽告謝伏積兢惶今祇見闕宮引慝請罪謹以一元柔毛剛蠶明粢薌合藏其嘉蔬醴齊因時備物虔奉嚴禋尚饗

告謝肅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皇祖考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皇帝皇祖妣章敬皇后吳氏臣嗣服先業不克負荷人流於下事失其中姦魁乘廢作亂京邑播遷之咎臣實自貽震驚宗祧曠時乏祀外憂內愧若墜深泉屬已誓心期刷大恥實賴聖祖中興之業全育兆人渥深慶遠流福裔嗣故上天悔福羣孽就誅非臣寡昧所能贖服今祇率百辟見於廟廷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蠶明粢薌合嘉蔬醴齊備物潔誠聿申告謝尚饗

告謝代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子嗣皇帝臣敢昭告於皇考代宗睿文孝皇帝伏惟元德廣運重光盛業武平多難仁育羣生謂臣克堪付以大寶臣自底不類再罹播遷宗祧乏享億兆靡依下奉人心上負先顧敢愛瀕越苟全眇身大懼社稷阽危以增九廟之愧由是忍恥誓志庶補前範列聖在天覽臣精懇敷錫丕祐俾之纘承兌渠殄夷都邑如舊茲臣獲執犧牲珪幣載見於廟廷感慕慚惶若罔攸厝謹以云云陳誠待罪式奉嚴禋尚饗。

祭大禹廟文

維貞元元年某月某日皇帝遣某官以牢醴之奠敬祭於大禹之靈惟王德配乾坤智侔造化拯萬類於昏渺分九州於洪波經啓之功於今是賴巍巍蕩蕩無得而名顧以眇身辱承大寶時則異於今古道弊闇於幽明雖依聖垂休諒非可繼而勤人勵己竊有所希迨茲八年理道猶昧沴氣鬱結降爲凶災邦無宿儲野有餓殍上愧明哲下慚生靈夙夜憂惕如蹈泉谷所資漕運用拯困窮底柱之閒河流迅激舟楫所歷罕能獲全爰命工徒鑿山開道避險從易涉安代危噭噭烝人俟此求濟仰祈幽贊以集丕功享於克誠庶答精意

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皇帝若曰蓋聞上古至道之君垂拱無爲以臨海內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憲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媿豈澆淳必繫於時耶何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既祇膺累聖之業翼居兆人之上乾居克勤如恐失墜憂濟庶務夕惕晨興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與夏啓之征作周文之罰旌悌孝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烝黎無安居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富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

明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効異也。思欲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文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祲沴頻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推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常賜。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乖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旣聞廢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俟轉糧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境內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憲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子大夫蘊蓄才器。通明今古。副我虛求。深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難災。舉志直言。無有所隱。

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鴻烈。獲主神器。任大守重。懼不克堪。思與賢士大夫共康治理。虛襟以待。側席以求。而羣議紛然。所見異指。或率古義而不變。或趨時會而不經。依違以來。七年於茲矣。國制多缺。朕甚憇焉。今子大夫博習墳典。深明教化。襄然充舉。咸造於庭。其極思精。心以喻朕之未寤。仲尼敍禮樂。刪詩書。修春秋。廣易道。六經之教。所尚各殊。豈學者修行。理當區別。將聖人立意。本異宗源。施之於時。孰爲先後。考之於道。何者淺深。差次等倫。指明其義。夫知本乃能通於變。學古所以行於今。今之教人。則異於是。工祝陳禮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文。而不試以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革前非。固有良術。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然則上之化下。閭或不從。而三仁四凶。較然自異。有教無類。豈虛言哉。作樂移風。聞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音希聲。文侯列國之賢君。猶曰。則惟恐寐。矧彼流俗。其能化乎。將使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不變。姦慝不萌。何施何爲。以致於此。王者制理。必因其時。故忠敬實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秦刻古法。漢雜霸道。紛淪千祀。王教不興。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淳一處都邑者。利巧而無恥。服田敢者。樸野而近愚。尙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又莫救其鄙俗。立教之本。將安所從。自昔哲王。惟以三正互用。後之術士。乃言五運相生。以漢應火行。則周爲木德。禮稱尙赤。義例頗乖。永言於茲。莫識厥理。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亡之由。王鄭識理之異同。公穀傳經。

之優劣。必精必究。用沃虛懷。

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皇帝若曰。朕遐觀典謨。詳求理道。三代之潔。粲然可憇。未嘗不文武並興。農戰兼務。故能居則足食。動則足兵。兵足則威。食足則固。威則暴亂息。固則教化行。理國之本。實在於此。秦漢已降。王制不修。選士廢射御之儀。教人無蒐狩之禮。即戎者不知其稼穡。力本者罕習於干戈。於是異文武之人。分農戰之適。守則乏食。征則鮮兵。歷茲千年。竟莫能復。抑知者蓋寡。將行之惟艱歎。朕念之甚勤。思繼前躅。良以軍旅之士。役戍靡寧。勳庸既多。爵秩咸貴。俾服田畝。慮與怨咨。仰給縣官。不可勝計。由是版圖日減。阡陌歲荒。水旱小愆。廩餉咸竭。欲使軍人悅歸於耜末。儒者兼達於韜鈴。田畝盡耕。攻取必勝。誘人孔易。其術安施。王者之師。本於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奇。德以信成。奇以詐勝。理有違反。將何適從。宋襄成列而敗軍。見嘉魯寢。韓信決囊以摧敵。取貴漢朝。然則喪國亡身。豈霸王之道。冒危乘厄。非仁誼之心。所宜討論。以定褒貶。夫衆寡不敢克。必以謀。樂生下齊。孫子破楚。魏武之勝袁紹。宋高之滅姚泓。成敗之由。備陳本末。古人有言曰。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又曰。善爲國者不師。二端異焉。其有深旨。予房序次兵法。任宏論譏軍書。指明異同。詳錄名氏。想聞商略。擇善而行。

答宰臣請停大禮表

朕失德致寇。再經播越。郊廟乏主。禋祀曠時。感憤積中。憂愧形外。日月以冀。庶補前條。賴天地降休。祖宗儲慶。再新景命。祇復皇都。自秋涉冬。已遷於待候。因心致享。未展於孝思。而公卿上吉。數予以備物。都鄙興誦。諷予以勞人。禮將俟於他年。卜不先於近日。永懷感慕。情實未安。雖則嘉話重建。其如至誠難抑。所宜參會羣彥。更擇近期。無或因循。以損不德。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朕再經播遷。久曠禋祀。不惟霑露之感。實兆墜失之憂。賴先澤在人。上帝臨我。克平大難。再復舊京。朕之失德。非

曰能補。旃欵請罪宗廟。展敬郊邱。迫以憲情。俟於默庭。令斂牲擇吉。甫及近期。齋心永懷。明發不寐。忽覽來表。良深瞿然。雖喜清廟之誠。實乖昭事之意。疚志先定。期於必行。即斷來表也。

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二表

國之大事。首在祀典。猶是儀奉。以達至誠。況今之憂懼。又異昔日。不克歸守。則致喪城。淪陷國都。震驚閭閻。幸憑元祐。再續鶡休。攝越三時。久虧禋祀之禮。旋歸半歲。未申告謝。止就喪禮。積中若蓬。泉谷坐而待署。政及上春。庶乎天地靈祇。以啟精察。神乃受感。卿士尚執疑謀。出既不及告辭。入又廢於朝獻。罔極之慕。何心自安。宜慰乃故。以祗所奉。副予懇切。勿復頻煩。

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三表

三省來表。深體乃誠。明孝敬之大端。陳安危之上計。祗率嘉話。夫豈不懷。永吉思之。固亦難抑。進退慙惕。固知所裁。中宵求衣。當饋忘食。且聿修祀事。所貴事精。苟未至誠。則如勿祭。今近則甫及。當齊潔敬之心。而輿誦紛然。猶執異同之論。禡既虧於嚴奉。事委展於李思。以氣制心。勉依來請。重予不德。愧歎莫深。

答百寮賀荊州連理木表

珍木呈祥。允符靈貺。願惟不德。何以當之。朕聞人事聿修。天休乃答。今則兌渠尙在。戎役方殷。虐旱妨農。飛蝗害稼。諒咎徵之未弭。曷若瑞而復臻。所冀公卿大夫。交區不遠。觀茲稍迷。益用懷憇。

答宰臣請復御陰膽表

嘗覽典謨。每嘉儉德。愛人惜費。是朕素禮。况大兵之鋒。雖以荒蕪。軍儲國計。資用皆空。凋戶疲甿。膏澤已竭。致人於此。過實在于。內墮邊陲。躬自損販。今犯渠藏滅壞。麥豈可成。皆祖宗垂休。非寡薄所致。矧平邦畿之內。饑殍尤多。役戍之徒。傷夷未復。孜孜訓戒。克己增修。猶禮辱守齋。固當答元祐。豈宜暇逸。以厚威刑。卿等誠在致君。將順其美。願惟虛缺。非所宜然。

答百寮請復御膳表

頃者大勞不息至化未孚。兩禪愆期。龜蠱為害。朕以鎗災謝謹。莫大於修誠。節用愛人。必先於克己。顧斷行咎。躬貶膳鑿。下以均寰庶之憂。上以答昊穹之敬。至誠或感。嘉應遂臻。宿麥方成。元兌已殄。慶深德薄。惕厲彌加。忽覽表章。過為稱述。雖將順其美。則曰乃誠而戒慎不忘。靖性伏志。未喻來精。深體此懷。

卷十七 制誥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雲雷構屯。寢縣興難。非山岳降神。不生良相。非股肱叶翼。不集大勳。故高宗得傅說。中興殷邦。宣王任吉甫。重光周道。天寶之季。憲治二朝。時引先臣子孫。冀成輔保。戡定禍亂。再造區夏。於今賴之。肆予小子。雙轡丕構。不克負荷。失守宗祧。天祚我唐。蘚生忠烈。有社稷之臣。出閨房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无神策軍節度。鄜坊等州管內諸軍處置等使。京畿渭南渭北青華等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沉雄有勇。堅明能斷。聞難感憤。誓軍徂征。誠淑於衷。義形於色。自河之右。萬里濟師。殷然雷奔。大盜懾駭。屬皇家不造戎師。誘姦重茲掃還。怒匈奴震蕩。而最著鉞鋋。士深壘固。軍以轉吞。元兇以義糾羣帥。躬擐甲冑。率先啓行。布忠信爲軍聲。持義烈爲戰旗。廓清氣滌。復復皇都。宗廟載安。宇宙斯泰。佐予興運。時乃茂功。德厚者任崇業。盛者報重。升以元輔。建於上公。熙庶績而翼宣九疋。授與人而數數五。敎用疇井賦。貽厥子孫。與國咸休。永播丕烈。可司徒兼中書令。仍揚實封一千户。餘並如故。俟還京後。所司擇日備禮冊拜宣示中外。以彰元勳。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率輔之任。獻替爲務。內凝庶績。外撫四夷。調陰陽以成歲功。贊化育而熙帝載。若金用礪。其弼予疋。如旱爲霖。允從人望。矧時屬多難。猶切任賢。朕未嘗不朝夕論思。夢寐懷想。道之所在。人達乎哉。朝議大夫。守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帥。統軍長史。豐縣開國公。賜紫金魚袋。蕭復性質端亮。理識精敏。約己宏物。體方

用圓爲邦。必表其理能。及審亟聞於鯁議。動可成範。立不易方。守尙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帥判官。賜緋魚袋。劉從一貞白其行。溫恭其文。居簡而適用。必通體和而臨事有立。持重能斷。端毅有恆。累更委任。多所宏益。守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賜緋魚袋。癸公輔志懷濟物。監必通理。主文而諫。忠廉退言。經始以謀。事皆前定。道無屈撓。智適變通。並可以參贊大猷。光膺僉屬。兵戎未靖。則爾經綸。都邑未康。則爾還定。予一人有過。爾是用匡。伊萬姓不寧。爾是用乂。欽哉。慎乃有位。罔繇厥官。復可守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封賜如故。從一可守尙書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癸公輔可守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

張廷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兩漢致理。由乎審官。多以牧宰高第。入居台輔。黃霸自潁川而次遷丞相。卓茂由密令而超拜三公。蓋以爲國本於親人。舉賢先於稱職。旌能勸善。風化大端。今革車輿興。賦煩人散。匪弼寡昧。屬於才臣。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尙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副大使。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魏國公張廷賞。崇飭文行。勵精理道。踐歷中外。所至有聲。處必周密。心無屈撓。簡廉以肅吏。慈惠以愛人。明以照姦。和以定衆。去若始至。久而見思。秉志不渝。課績常最。以爾循良之化。佐予綏兆人。以爾經綸之才。佐予熙庶績。仍資威重。兼領蕃維。式慰甘棠之思。且繼綱衣之美。懋昭邦典。勿替家聲。可中書侍郎平章事。依前兼成都尹。餘如故。

論道經邦。興戎定亂。執是二柄。毗予一人。得諸全才。康濟大難。懋官胙土。備舉彝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尙書。左射僕。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靈鹽銀夏等節度管內觀察。處置。度支。營田。押蕃。部落等使。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天永平軍行營節度副元帥。柱國樓煩郡王渾瑊。神降才傑。天資忠厚。叶於興運。爲國輔臣。往以盜起上京。駕言出狩。羣兇怙亂。再犯郊畿。時乃奮揚武威。董制師律。深居籌畫。姦隱寢謀。當敵指揮。

士旅增氣。危城克固。我伐用張。重以賊臣蔑恩。養寇寄亂。再權眾阻。播越巴梁。時乃并轡載馳。執矟從塵。有見危致命之節。有憂國滅私之誠。凜然貞規。介若金石。縱橫有夷難之略。感激陳復國之謀。分總偏師。徑出重險。秉大節以誓羣帥。布實令以宥晉從。師次近郊。擢兇靡抗軍臨近甸。下臣如歸。推成功以不居。期盡敵以自効。率其全衆揚旆前追。雄威疾馳。元惡授首。榮德懷服。餘黨歸心。輔闢氛昏。安復園寢。懋乃嘉績。其維格天。范燮之讓能。耿弇之殄寇。總是二美。誠其有無足以銘勳旂常。垂美竹帛。宜首台階之列。仍疎井邑之賦。祇膺時命。無替厥庸。可侍中。仍賜寶封八百戶。餘如故。

盧欽朝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寅亮天工。宏宣理本。俾予從乂。時乃輔臣。扈蹕載驅。以勞定國。懋官選列。式是彝章。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縣開國公。虛齡嚴重。不撓貞方。自持養恬。鎮俗居簡。濟衆吉思。無隱。事必有恆。守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劉從一質厚氣深。識精體遠。冲用無竭。貞規不渝。從容以和。出納惟允。自鬻車載駕。薄狩於梁。執羈有從我之勤。及繪勛匪躬之節。交修不逮。庶續其凝。俾承命於披墳。仍參掌於樞務。今百度伊始。六府載張。諭較是非。不可以不審。宣揚憲令。不可以不明。爾其欽承無墜。我休命輸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從一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

劉徽崔岱齊映平章事制

朕嗣位。君臨。精求理道。小大之務。靡不經心。日慎一日。於今八載。致化未洽。蒸黎未康。因之以甲兵。繼之以災沴。斯固鑒有所不至。慮有所不周。平深浩然。若涉深水。思所以匡我致理。助我信人。宣其澤而四方以甯。執其要而百工式敍。允是大任。其惟輔臣。夢想勞懷。數求俊乂。察言而觀行。因事以考能。周行之中。乃得良弼。權知吏部侍郎。拂滋。操履貞清。介然自守。居能懷雅。黜不違仁。析理究其精微。勵學探於奧旨。守給事中。賜紺魚袋。崔岱。性合道契。誠通化源。適時有成務之才。事上懷匪躬之節。殖蓄器業。居爲名臣。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齊映。修己以立。

自明而誠。誠賢人可大之規。用君子時中之道。虛受能擇。清通不流。惟茲之直方。可以激風俗。惟造之體度。可以振條綱。惟映之精深。可以該物理。我有大典。爾其參之。懋昭厥猷。勿替休聞。茲可充散騎常侍。同平章事。達仍賜金魚袋。其有散官封贈。並如故。

太子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制

忠所貴乎。竭誠善莫大於政道。況幾躬有善。崇德日彰。勵勤克正之節。經繩申盡敵之略。敦撫之績。時推國章。平盧淄青節度。管內淮沂營田處置等使。開拓無同。三司機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鄆州諸軍事。兼鄆州刺史。龍武郎將。郡王李納。稟性端厚。執心寬簡。通變適用。和順積中。昭勞王室。夙有成績。乘秋闕塞。克著威聲。累歲專城。較揚理行。馭者心懷險阻。誠孰能壘。旌能歸款上閭。期於率德首勑。忠節純固。久而益彰。爰整銳師。式遏亂略。保障宋服。填壓凌夷。巍如長城。作國東土。嘉乃率服之矣。懋乃輸力之勤。擢升袞司。載董戎翰。元成嗣業。亞夫繼社稷之勳。俾爾兼榮。無替厥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餘如故。

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

周召由輔弼之臣。兼方伯之任。蓋以理化根本在於親人。通兆庶之情。以佐天子。秉家邦之慶。以臨諸侯。故能中外允釐。上下無壅。今我有命。意其在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桂園。南陽郡開國公。韓滉。文行忠信。備修身之道。勤儉貞固。有成務之才。累更委遇。多處繁重。一心奉職。終始不渝。內告鑄誠。以匡時化。外持憲法。以一人心理。尚廉平。事皆釐剪。姦盜衰息。禮義興行。惠慈一方。時乃之傳。陳師旅以遏寇讎。納餽糧以修職貢。張我威武。寶我資儲。令以應期。謀無愆素。濟於多難。時乃之功。宜其參務中樞。翼宣大化。仍兼漕運。兼領蕃維。樹南國之風猷。贍中都之廩實。予則有望。爾其懋哉。繼於前人。無替厥昭。可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前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兼充江淮轉運使。餘如故。

李勉太子太師制

立國之本。所繫於元良。安致之方。必由於端士。非精識前典。德冠當時。恭敬溫文。其將安倣。吾是以輒台階之老。選宗室之賢。輔翼春闌。是資教誨。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充太清光使。累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沂國公。李勉。忠信孝友。直方簡儉。達君臣父子之際。知禮樂教化之端。虛澹保和。或明寡欲。求舊則德懋。敍親則屬尊。師範國體。無易其選。可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師。散官封勳如故。

姜公輔左庶子制

君之任臣。有優賢賜告之義。臣之事君。有量力知止之道。故能進退以禮。終始可勝。此朕三事大夫。濟理圖全之意也。守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擢紫金魚袋。獎勵第。擢居諫官。爰資美才。參掌密命。居易勸修身之操。見危著從我之勤。自處台司。累疏陳乞。忌憤恩退。持盈守謙。留中久之。重難其請。式光撫抑。俾尹宮坊。可太子左庶子。勳賜如故。

崔造右庶子制

宰相之職。允釐百工。時惟仰成。不可廢闕。中散大夫行給事中。同平章事。上柱國。安平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崔造。頃居掖垣。參掌樞密。緣繩繁重。積勞疹深。亦既隱賢。遞之長告。歲聿云暮。有加無瘳。披誠自陳。章疏三上。知止之道。守之甚堅。處以休閑。俾遂願養。可太子右庶子。勳賜如故。

盧翰太子賓客制

求賢審官。以康庶績。就閑緩秩。以處舊臣。蓋欲敦終始之恩。全進退之禮。金紫光祿大夫。行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盧翰。頃因多難。從我於征。以其年及老成。任推先進。方將求薦。擢處台衡。荏苒迄今。亟淹星歲。勤勞既久。衰疚有加。宜徒職於赤闕。用儀賢於幕齒。可太子賓客。勳賜如故。

賈耽東都留守制

河洛舊都。時巡久曠。命以居守。俾之保綏。開者准旬不寧。汝壩屢警。增置軍府。作藩王畿。職任既分。威望非重。恩有總制。一其典刑。爰賓信臣。往乂東夏。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魏國公賈耽。豁達貞方。識通大體。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宜。恆因物情。以施教化。所莅之郡。勑其休聲。悅李廣之風。人皆自便。懷羊祜之德。敵不敢侵。自誠而明。在久繢著。分我憂寄。實惟其人。董制軍師。安集疲瘵。統禦都邑。提持紀綱。然昭厥猷。無替朕命。可守本官。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觀察等使。判東都尚書省事。散官勳封如故。

崔縱東都留守制

居守之重。固難其人。近歲以來。益又繁綜。領廉察之任。專禦備之權。地廣務殷。一皆咨稟。非利用罔以通濟。非純德不能保綏。周爰咨詢。公論有屬。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安平縣公。崔縱。素風自遠。代濟忠貞。慶之所鍾。繼有才哲。氣質淳茂。識度淹通。蘊經遠之沈謀。宣邇時之利用。寬而不弛。簡則能周。以茲公方。多歷要重。小大之務。必聞休辟。輒於居行。式是東夏。擢居春官之長。且兼副相之雄。懋昭厥庸。期復先構。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東都畿汝唐鄧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使。散官勳封如故。

晉王荆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

君人立極。所務於勝殘。秉律成師。實先於謀帥。申明號令。總持紀綱。宏九合之功。決百勝之略。非慎束不可以濟事。非僉屬不可以臨人。集大勳者。必舉於宏綱。體至公者。無避於內舉。爰擇善輸。俾掌元戎。開府儀同三司。舒王謙。性稟忠厚。訓知禮樂。居常樂善。動不違仁。察其內恕外溫。必能安人和衆。體方識敏。諒可成功。庶乎知子之明。授以貞節之律。可揚州大都督持節。充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使。及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餘如故。仍賜名誼。改封普王。嗚呼。小子誼。其敬聽朕命。我國家之有天下。百七十載於茲矣。祖宗垂化紹統。功德繼茂。威加殊俗。惠洽普天。海隅蒼生。代受亭育。躋之於福壽。照之以仁和。源廣流長。慶深祚遠。歷數有嗣。繼於朕躬。兢兢業業。懼不

負荷虔恭寅畏。歲五周星。循列聖之耿光。稽上古之謨訓。一物失所。是用疚心。萬方有罪。每懷咎已。懸法皆考於天則。舉事必酌於人謀。期合大中。罔循私欲。而涉道猶淺。燭理未明。文闕於化成。武乏於定亂。刑賞失中。授任乖方。厚澤未均。大信未著。致使兇慝熾稱。干紀亂常。悖違君親。蔑棄天地。盜據我都邑。痛毒我士庶。驅脅丁壯。暴骸於原野。擣奪羸老。轉死於溝壑。忠良隕命。義烈銜冤。迫以兇殘。莫由自奮。憤深骨髓。怨結蒼昊。朕所以中宵屢興。終食三歎。哀蒼生之無告。閑赤子之非辜。爲人父母。寧忘愧憚。賴三事大夫。竭誠於內。羣帥爪牙。宣力於外交。修不逮日。冀康寧江漢。上游建瓴制寇。互千里之地。連十萬之師。保大定功。宜有統壹。允副茲選。往哉汝諧。無以貴驕人。無以善自伐。無縱己之欲。無端衆之譖。從諫如流。政過勿客。卑躬降志。以奉賓傳。絕甘分少。以撫軍師。布誠信以歸人心。明賞罰以盡士力。詰姦誅暴。懋懋昭乃勳。檄事恤人。無替朕命。曆茲重任。可不勉歟。建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而增修。於是又有舞干之義。諭以遷善。於是又有文告之辭。若猶不悛。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已哉。李懷光擢自軍候。委之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總衆駿奔。自遠赴難。解圍逐寇。朕甚德之。位極上台。寄崇總帥。親之若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重。固貽顛覆。有功自棄。無罪自疑。崇信讒邪。晉逐將帥。養殘盜亂。蓄奸幸災。朕素所推誠。猶謂非實。優容任遇。坦然如初。兇跡既盈。醜蹤彌露。謀危社稷。通結渠魁。公相往來。無復忌畏。窮極兇慘。所不忍言。朕播遷巴梁。違遠陵寢。大懼失墜。爲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兆。庶知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既沮。姦謀詭稱。効順累陳。陳款疏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勳。務欲全貸。授以師保之任。疇其井賦之食。蘊書勞閏。誓以終始。懷光遂殺辱使臣。完聚守保。將以慳慢之罪。加於忠義之軍。因茲脅從。冀與同惡。謂棄可罔。謂天可欺。覆載所不容。人臣所共棄。討除大憝。招輯非辜。爰咨輔臣。以董戎寄。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保寧軍節度使。北平郡王馬燧。操業端

亮器宇宏達。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常持至公。深識大體。感激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謹。或擊所臨。郡邑皆復。殿於北土。隱若長城。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靈州大都督。靈鹽豐道等州節度使。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押蕃部落等使。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天永平等軍。行營節度。兵馬副元帥。上柱國。接順郡王。渾瑊。淳粹積中。仁厚成性。布寬大以容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危益辨。節惟貴固。在險逾彰。宏濟艱難。懋照勳閥。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文武全材。安危注意。副我憂屬。時惟二臣。比德協謀。往清多難。燧可兼充奉誠軍。及晉隰磁等州節度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餘並如故。瑊可兼河中尹。充河中絳州觀察處置等節度使。仍充河中絳州同陝虢等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功臣散官。勳封如故。嗚呼。朕不敏不明。失於君道。違禍未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鬱若焚灼。又以朔土之衆。代著忠勞。橫遭污矜。深所憫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懷。務於招綏。非驟威武。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逆拒命。罰止元凶。寢失不經。無濫無罪。列爵縣賞。用俟勳勞。布告遠邇。咸令知悉。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周之元老。以分陝爲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故方岳克襄疆場。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今所以重煥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臣。司徒兼中書令。充神策軍節度。鄜坊丹延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京畿渭北鄜州華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勵精剛之操。體博大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身。推功以下。衆無犯命。人用樂從。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誓羣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版蕩之中。氣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凶徒懾北。再薦而都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再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徵乘轡。清風激俗。雅尚恬曠。擣謙有光。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互。抵於回中。限界諸夷。蕃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處置等使。仍充鳳翔隴右涇原節度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官。兼官如

故。

劉治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論道經邦。允歸碩望。建牙統衆。必藉雄才。中外具瞻。安危注意。今以二柄付之元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衛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宋州諸軍事。兼宋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營田。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權知汴滑宋亳等州都統兵馬事。懷德郡王劉治。秉志端亮。飭躬簡儉。博厚足以容衆。和易足以長人。純孝榮親。盡忠事國。分我閭寄。殿於大藩。扼制淮夷。保障楚甸。戎捷繼至。軍聲再揚。殞墓凶於宛邱。驅大憝於梁野。控引漕輶。委輸京師。予嘉乃勳。懋乃貞節。用錫丕命。俾揚洪休。燮贊三台。紀綱羣帥。式是大任。爾惟欽哉。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宣武軍節度使。度支營田。宋毫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宋毫潁等州管內諸軍兵馬都統。散官勳封如故。

卷九

制誥除授

渾城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宏其道則文武齊致。教其人則農戰兼務。故雖縣內不可去兵。况密邇寇處。千紀稔壤。都邑郊甸。騷然靡寧。聿求信臣。特建戎號。濟人夷難。尤副勳賢。京畿渭北節度使。兵部尚書。行在左都虞侯。渾城忠貞博厚。溫恭簡肅。持重不撓。好謀而成。時業克敦其詩書。受賜每陳於廊廡。能推誠而撫下。不伐己以拒人。委任中外。咸著懿績。復險一貫。灑然殿邦。朕越在郊坰。偏於凶醜。授之師律。式是戎昭。侍衛增嚴。斥候無爽。檢身齊衆。同士伍之勞苦。敦陣整旅。壯行列之威容。靜以伐謀。動而制勝。臨危勵節。予有賴焉。王圻之內。沃壤千里。綿亘商輶。屏於南門。觀風靖人。詰禁誅暴。俾爾兼領。用孚於休。可京畿渭北渭南金商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淮海奧區。一方都會。兼水陸漕輶之利。有澤漁山岱之饒。俗具五方。地綿千里。聿求良牧。豈易其才。今又革車方

興。軍賦屢調。體於遠大則事缺。務於辨集則人殘。自非剛柔適中。文武兼備。其何以副我憂屬。惠綏南方。正議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杜亞。識精禮理。學究宗源。妙於用而有常。通其變而能久。爲理教化之本。立言參禮法之中。道無淄磷。行有枝葉。回翔省闕。表彌綸獻納之勤。踐歷方州。著清淨循良之稱。其嚴重可以鎮俗。其才術可以匡時。休有令聞。輝映朝列。朕以東南恩乂。注意求賢。委輶名臣。俾躋藩服。往率厥職。時惟欽哉。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自昔哲王疆理天下。必選其明德術之宗親。參制藩維。夾輔王室。賢戚並建。時惟休哉。長淮之西。厥壤千里。人靡寧息。於茲有年。朕其永憐。慘若焚灼。思得良師。代予安人。釋其危疑。彰我信惠。以親而授。其在於茲。開府儀同三司。虔王諒。性本溫恭。生知忠孝。祗服訓導。躬行不渝。言皆副誠。事必求當。端慎可以鎮俗。寬厚可以長人。底綏一方。庶允憂懷。可申光隨蔡等州節度副大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

唐戶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鄜坊觀察使制

分命使臣。統臨方岳。弛張之道。蓋亦從宜。近甸無虞。則但康風俗。邊陲式遏。則兼假旌旄。名制雖殊。委任俱重。膺是選命。莫非勳賢。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尚書。兼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平樂郡王。唐朝臣。嘗總偏師。踐於後難。仗義率衆。臨危不迴。保全關衝。抗絕兇逆。守而能固。出則有功。每急病而攘夷。嘗以寡而敵衆。竟殲大敵。克集茂勳。炳然貞心。堅若金石。泊師旋歸。按俗頑條。軍旅慰安。流庸悅附。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上柱國。建康郡王。諱惟明。釋位勤王。有赴難之節。扞城禦寇。有持危之功。奉主忘身。棄家從國。越自郊甸。再踰巴梁。險阻艱難。靡不陪扈。忠義所在。生死以之。久司禁戎。益茂勳績。器質敦實。識度寬敏。通明吏職。練達武經。本之以純良。輔之以才術。俾居藩翰。僉謂汝諾。朕以北控羣于。國之巨鎮。役方戎帥。沉痼是嬰。臥護邊軍。已淹寒暑。憫其羸瘁。難以瘦賴。爰召客臣。更踐厥職。朝臣可依前檢

校兵部尚書。兼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充振武綏銀鄉勝等州節度。鶻田皮實。抑兵。稽漕等使。惟明可依前檢校工部尚書。兼鄆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鄆坊丹廷等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周制以輔翼之臣出作方伯。漢官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其在匡時。中外同體。朕以大勞未已。勤卹於黎元。多難荐興。注意於藩岳。就加命服。式寵能賢。則增秩進律。亦古之道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使持節潤州諸軍使。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江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等使。韓滉忠肅剛直。清公簡儉。持至公以檢下。強禦必繩。秉大節以事君。險艱無易。惠能恤衆。蹠足照姦。歲發勤王之師。日增贍國之賦。軍無撓敗。俗以阜康。殿於大邦。理平訟息。朝有勸典。躍升乃庸。庶士以報勤。懋官以旌德。底乂江甸。永孚於休。可檢校金書右僕射。進封昌黎縣開國公。餘如故。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度土分疆。設官治事。因時設制。期在理安。必順物宜。且從人欲。版圖既定。則疏邑以制州。統攝或乖。則分部而建長。沿革之道。亦何常哉。滄海之隅。地饒俗阜。灑然北土。實曰雄藩。鎮撫之宜。是資懿威。閨府儀同三司。嘉王道氣本元。重承先訓。忠肅孝友。寬仁惠和。勤於服儒。樂在爲善。施於事任。必有可觀。舉不失親。至公斯在。欽率厥職。永孚於休。可橫海軍節度使。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勳封如故。

馬燧李皋寶封制

列爵以旌德。胙土以報功。國有華章。是用褒勸。朕以不德。間逢多虞。蒲坂有叛亂之臣。淮沂有僭逆之帥。萬姓罹害。四方靡寧。奉誠軍節度。兵馬元帥。檢校司徒。兼侍中。馬燧。聞難之初。忠誠奮發。躬帥士旅。討茲不庭。略地如歸。攻城必克。督絳磁隰。靡然向風。元兇摶蕪。竟就梟戮。荆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戶部尚書。嗣曹王皋。親率全軍。抗於強虜。晝夜不怠。迨於三年。謀成必臧。師出皆捷。復躉黃之地。拔安陸之城。顯其威名。

保乂江漢。並著節於國。存功於人。跡効炳然。僉議攸屬。雖懋官已序。而食賦未加。疇庸之科。無乃有關。宜其寵錫。以答殊休。燧可賜寶封五百戶。鑑前七百戶。舉可賜寶封三百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食貨所資。邦家大本。總領之重。必推元臣。故周以冢宰制國用。漢以丞相調軍食。官給人足。謂之善經。今戶口凋傷。財產衰耗。邊疆未靜。役費尚多。恩欲均厚薄之征。權重輕之制。國無匱乏。人不怨咨。遠邇在時。其在良輔。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兼江淮轉運等使。晉國公韓滉。昔事先朝。常掌邦賦。貞心獨立。一志在公。吏無姦欺。財以饒課。自臨江甸。事舉風行。職責有加。轉餉相繼。成功允集。艱食用康。介於方隅。未極材術。宜其宏濟。式副具瞻。可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餘如故。

李叔明右僕射制

行止兩全。必惟明哲。致其用以匡國。敦乎道以保身。周旋令名。始終不替。斯賢者之極致。而行之實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梓州諸軍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度支。觀察處置等使。蘇國公李叔明。稟粹挺生。鬱爲邦傑。虛懷明暢。達識周延。早以器能。累更任遇。中外所踐。必聞休譽。嘗尹京師。慈蒙屏息。洎臨方岳。風俗澄清。更服嚴明。人懷德惠。襄公奉職。勵節存誠。服勞王家。行及三紀。以疾謹退。沉忘所懷。扶疾趨朝。披誠告老。因深衰瘠。深戒滿盈。情皆發衷。語且形泣。視其激切。良所軫懷。敦勸既頗。爾乞歸。固繼獻章疏。期於必從。省之慨然。用增感歎。雖惜其舊德往滯。退藩。而憫以高年。難違懇志。猷資碩望。俾長庶寮。罷方鎮之煩。總中臺之重。式彰倫德。且示優賢。可依前守太子少傅。兼尚書右僕射。

本官燈論司空左制

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求之若翼。鮮克全體。良以謀始匪易。慎終尤難。其有志奉公家。力輔王室。見危而立節。將沒而陳誠。操尙堅明。謀猷深遠。憂國無忘於顙沛。周身不離於令名。有臣如斯。可以旌勸。故幾成單節度。滑鄭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王。李澄。天授將材。勇而多智。臨危不懼。見義必為。靖嶠險難。勳節兼著。勤於政業。曾未遑安。帶甲臨戎。連年野處。積勞成疾。霜露所侵。猜疾攻中。瘞瘞發外。迨茲病亟。不替忠誠。憂國收懷。繼嗣流涕。懷軍戎之乏帥。念方鎮以爲慶。上表披陳。懇求代免。辭情激切。備慮精深。視之感傷。當寧與歎。雖史魚之陳尸納諫。吳漢之在汝獻謀。比方於此。不足多尚。天胡不容。奪我良帥。惻然嗟悼。用切深衷。始終存義。澄寶有之。襄無飾終。是宜加等。可贈司空。賜物五百段。米粟三百石。以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使弔祭。所緣喪葬。並準式官供。仍以恩讓表宣付史館。以彰忠節。

除鄧州歸順官制

迫以兇威。陷於絕境。義不亡汚。忠能奮誠。履遭險而不回。處疾風而逾勁。忘軀徇義。獻款投誠。足以勵彼勤王。激其汚俗。去逆効順。固先典之攸薦。懋績勸功。驗彝章而不昧。咸從序用。停服宦常。可依前件云云。

李納檢校司空制詞

鄭武公父子繼為周司徒。內居股肱。外作藩翰。詩美縉衣之德。傳稱夾輔之勳。我懷斯人。今得良弼。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平盧淄青等處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虞署。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龍西郡王。李納。字景安。博質性沉毅。體仁能斷。見善心懶。道非常之才。守以純一。秉難奪之節。著於艱危。昭升令聞。茂建勳績。屢摧凌厲。東夏震驅。奮旅徂征。坐籌制勝。解商邱之難。攘彼兇殘。釋陳城之危。俘厥渠帥。德功高懋。官賞宜崇。請達上台。宜頒真敕。惟乃先舉。勳勞王家。以殿邦之勳。參輪道之職。俾爾嗣績。光於前人。荷國之寵。章承家之不構。徵憲厥德。永孚於休。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賜寶封五百戶。餘並如故。

卷十

制誥明勅書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召爾某官某嗚呼王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

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己。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違反仄。於厥衷阻衆與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於所撫。而下失於所奉與。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人何咎。俾廢其生業。離於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疾廢餐。孤惄靡依。怨結蒼生。感傷和氣。朕爲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自嗣位迄今六載。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繇亦知衆心之懼亂。思所以保安。叶於朕懷。苦應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乃育琴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尊位。坦然靡沮。君臣如初。功輒籍錄。名載王府。子孫代代。爲國勤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嗚呼。其祇若命。用保無疆之休。

賜安西管內黃姓纛官鐵券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己未。皇帝若曰。咨爾四鎮節度。管內黃姓纛官。驃騎大將軍。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試太常卿。頓啜護波支。惟爾乃祖乃父。代服聲教。勤勞王家。勳書於鼎彝。族列於藩籍。爾克紹先祖之烈。而重之以忠貞。嗣守職官。祇若朝化。率其種落。保我邊陲。丹誠向化。萬里如近。是用稽諸令典。錫以券書。若金之堅。永代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爾其欽承。勿替休命。

尉問四鎮北庭將軍勅書

四鎮北庭。將士官吏。僉道。耆舊。百姓。自祿山首亂。中夏不安。藩戎乘塵。侵敗封略。道路梗絕。往來不通。哀我士庶。忽如異域。控告無所。歸還莫從。朕未嘗一夕忘懷。而事勢不及相卹。與言軫念。忽以涕流。卿等咸謹忠誠。誓死不屈。或早從征鎬。白首軍中。或生在我行。長身塞外。克奉正朔。堅保封疆。援絕勢孤。以寡敵衆。晝夜勞苦。不得休息。歲時捍禦。不解甲冑。勲高百職。義叶一心。介然孤城。獨守臣節。日來月往。三十餘年。奉國之誠。久而彌勵。求諸今古。忠烈莫儔。義激人倫。名光史冊。蠢動知感。況於朕懷。朕嗣守洪業。君臨宇內。思安兆庶。以絕戰爭。遂與贊普。約定好和。集藩漢士庶。告天地神祇。設壇會盟。永息邊患。疆場罷警。於今六年。近以賊臣朱泚。背恩驚犯宮闈。贊普

又遣師旅。助討姦兇。兩國交懼。事同一體。北庭去此遙遠。信使難通。於西蕃既非便宜。在國家又絕來往。永念士庶隔在殊方。歸路無因。親戚永訣。爲人父母。實所感傷。已共西蕃定議。兼立誓約。應在彼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放歸漢界。仍累路置頓。供撥發遣。待卿等進發。然後以土地隸屬西蕃。今故遣太常少卿。兼御史大夫沈房。及中使韓朝彩等。往彼宣誦。仍便與西蕃交割。卿等宜遞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攜。速圖進路。復歸鄉井。重見宗親。生人之情。莫重於此。一勞永逸。固不合辭。卿等誠節昭宣。勳閥茂著。到此之後。當特甄升。仍給田園。以贍生業。必令優厚。用答忠勞。如有資產已成。不願歸此。亦任便住。各遂所安。宜勉良圖。副我勤想。夏熱。卿等各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回紇可汗書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昏姻。約之以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叛臣背恩。構成嫌釁。天不長惡。尋已誅夷。使我兄弟恩好如舊。周賈及踏本啜黑達干等至。得弟來書。省覽久之。良以爲慰。弟天資雄傑。智識通明。親仁善鄰。敦信明義。罷戰爭之患。宏禮讓之風。保合太和。用寧區宇。惟茲盛矣。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弟叶契。爲君之道。本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覆育。其於廢興。彼此何殊。況累代以來。繼敦姻戚。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令國。自恣以撰。情契猶調。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緬想至誠。當同此意。所附踏本啜黑達公。主姻不失舊類。叶契通規。待弟喪歸。即依所請。宣示百寮。擇日發遣。徵諸軍兵馬。收京破賊。建立功勳。賞給數多。府藏虛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匹。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般。餘並續繳支付。弟宜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邵歸本道。至彼宜差人送過。令其速還。弟所寄馬並到。深愧厚意。

賜吐蕃將書

勅。尙營繕。輪莫陵。逐纏等至。省所陳奏。朕具悉之。國家與大蕃。經則舅甥。義則鄰援。忘人讐好。固是常規。朕位君臨。思安兆庶。常以信讓爲事。不以爭競爲心。區域雖殊。覆育等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朕同心。重修舊

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言。至嚴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於清水碑石。審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據城闕。禽結贊志惟嫉惡。我在救災。頻獻表章。請收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酬賞。遂許四鎮之地。以答收京之功。旋罹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馬。便自抽歸。旣未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豈合更論。朕欲苟徇彼情。便令鑄刻。則是非務實。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通好。貴於推誠。將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以事之去就。須定是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親鄰之義。豈所宜然。故遣使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通明。事理昭然。不足疑滯。無有他異。宜具奏聞。審細研窮。須歸至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贊普綵絹一萬匹段者。本來立約。亦爲收京。蓋於舅甥之情。此乃甚爲小事。二國和好。卽同一家。此有所須。彼當不怪。彼有所要。此固合供。以有均無。蓋是常理。贊普若須繒帛。朕卽隨要支分。多少之間。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匹。亦當稱彼所求。朕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恩與率土。同臻大和。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勉思令圖。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與來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並令趙聿口宣。尙結贊論莽羅等。嘗總師徒。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其所領將士等。朕先許與賜物一萬匹段。並已排比。許卿所商量指定。此使卻回。卽發遣往。今各賜卿少物。至宜領之。

賜吐蕃宰相尙結贊書

勅。尙結贊。卿天資材術。作輔大蕃。識邇古今。志奉忠信。義聲著積。遠近流傳。比聞入典樞衡。近知還總戎務。二國所定和好。首末是卿商量。得卿卻來。深以爲慰。昨者。邊軍狀奏。彼國兵馬。踰越封疆。朕以畫界立盟。先有定分。贊普素敦仁義。卿又特稟純誠。背納侵漁。必無此理。但勅邊城自備。不令輒動干戈。若使効尤。恐成交惡。初擬界首遊奕。少有乖宜。不謂大發師徒。漸加侵軼。興兵動眾。必含有名。蕃軍此行。未測其故。朕自嗣膺寶位。卽與贊普通和。敦以舅甥。結爲鄰援。懲戰爭之弊。知禮讓之風。彼比大同。務安衆庶。乃於境上。建立壇場。契約至明。誓詞至重。告於皇天后土。諸佛百神。有渝此盟。殃及其國。朕敬奉誠約。分毫不移。信使交懽。歲時無絕。碑文具在。可以明徵。

豈有一事不行。一言不守。頃令趙聿專往。近方從彼卻回。兼聞彼蕃使同來。至今猶在。沿路。御所輪奏。朕並未知。待詳事由。乃可商議。既稱和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題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明。豈其可問。卿。智識明達。朕所深知。頃年猶舉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專遣使見卿。欲得密知來意。尋聞還奏。以副所懷。趙聿及蕃使合到。待覽表中意旨。續即商量報卿。卿涉遠而來。當甚勞頓。今賜卿某物。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安好。將士並存問之。

賜尙結贊第二書

趙聿及論拱熱等至。得卿表奏。具見愚詖。省覽言辭。卽稱和好。及覩事跡。唯務侵凌。矛盾苦斯。將何取信。審察書中之意。蓋求四鎮北庭。如此事宜。足符舊議。旣言通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題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祇。豈其可罔。又聞放縱兵馬。蹂踐禾苗。邊境之人。大遭驅掠。在此未爲深損。於彼殊非遠謀。卿之用心。何乃至是。國家利害。計頗久長。和好之道。既將仁義之風。何在。卿智識明悟。朕所深知。頃年猶發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遣使見卿。欲得密知來意。必若守其盟誓。務在同和。卽收斂兵車。速歸本界。所掠百姓。一切放回。然後可表卿直心。信卿來奏。續即遣使。與論拱熱同往。諸事並有商量。交歡必令得所。或密懷他意。將欲別謀。彼雖未說實情。此亦略爲準擬。但緣誓約本重。朕意不欲先違。以此勤勤。含有相問。佇聞來奏。以副朕懷。

賜尙結贊第三書

勅。尙結贊蕃使論拱熱等。與趙聿同到。卿所陳奏。朕具悉之。誠意勤勤。志敦和好。上以成舅甥之義。次以結鄰援之歡。外以彰禮讓之風。內以息戰爭之患。兼此數事。昔賢所難。非卿材越等倫。識通今古。豈能匡輔大國。宏宣遠圖。施美利於當時。傳盛名於不朽。眷懷明略。歎尙良多。然以贊普來書。務於叶睦。卿之所奏。亦貴通和。初覽其言。實嘉德義。及觀其事。頗斷乖謬。以卿賢明。朕所信重。棄義踰約。計必不然。未測事由。因何至此。頃年所定和好。言約頤謂分明。至如四鎮北庭。元不割與蕃國。及朱泚悖道。作亂上都。卿仗義興師。請收京邑。遂許四鎮北庭之地。

將以報答成功。旋屬炎蕃。蕃軍便退。奉天之約。豈可更論。事甚分明。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商量。有何不可。大蕃必若要四鎮北庭之地。卽合直以情言。彼但露其誠心。此亦自有分義。豈假曲徵前事。廣起異端。仍發師徒。務張威勢。蕃使猶未至此。蕃軍早已越疆。或稱欲自赴朝。或云更定吉誓。既虧盟約。且失禮儀。言與事乖。將何取信。夫人君立國。必不徒然。惟漢與蕃。各受天命。勝負固有定分。驩弱寡由力爭。卿欲以衆相侵。以威相脅。卿欲以衆相侵。以威相脅。謂天地可罔。謂聖賢可渝。卽當肆意所爲。不必更論和好。儻欲守其前約。敦以親鄰。去就之間。固宜有禮。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毛何道程。和好者。禮義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懸殊。理不並用。今欲以用兵之勢。定和好之辭。事必不成。縱成何益。卿識見通敏。器宇沉詳。如此事實。不啻可悉。未知來意。竊擬如何。且首末輪和。是卿商議。潛水會盟之日。卿又親發誓辭。將期去殺好生。修文偃武。永安兆庶。垂法子孫。天下稱嗟。以爲盛美。未經數歲。遽有變移。非獨見誚於四方。亦將取笑於千古。以此思度。甚欲通和。彼雖小以侵陵。朕亦未卽交惡。故遣某官與卿更審籌量。卿若必務同和。更無他意。卽宜便歸本界。遣使具述本情。所須四鎮北庭。朕當自有推議。如成託稱繼好。志在別圖。依前縱兵。不卽歸國。惟利是視。亦識彼懷。和與不和。於茲決定。書中事有不盡。並令某官某口宣。宜令速回。特望來奏。所獻方物。深表遠誠。今賜卿某物。至可領也。秋冷。比平安好。

陸宣公奏議

卷一 奏草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處南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含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對進者。臣質性凡鈍。闇見陋就。幸因乏俊。簪組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尙。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若慮翻漏。下詢芻蕘。此窮緜舍已從人。好問而好察。矯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率辭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紳之患。儻又上探微旨。膚臨悅聞。傍經貴臣。將危沮議。首尾遞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雖忠懷。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馘無聽。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稽省而備慮之。豈宜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淮鄧去疾。漢樊噲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尋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或取可知。古人所以坐知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類類其意。是敢承韞不點。擬陳狂愚。伏以剋敵之理。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既殺之弊。亦有不敢自焚之苦。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較獨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璽詐誤。內蓄危疑。倉皇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虜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

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過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吉。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鷙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闢蕪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跋踰距蹠之能。其約從綿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矧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闕廬。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旁。杼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參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倡亂之始。氣盛力全。恆趙青齊。迭爲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克。聲勢相援。於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魄運日增。師徒日益。於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譖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慮。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

枝幹顛瘁而根底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甯。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政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政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辨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虜。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繼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洞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鼓鉞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竟殊無厭。兵且未衄。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虜。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足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効。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蘿。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芃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鋗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

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刦，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蕪盜，尙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謬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芃、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遷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額亦增。冀狃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鬱謀，劇賊之方彌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數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則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與罔不異，與亂同，趣固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甯昏。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競競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吉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大適稱而不憚羈。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憚。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輿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义。猶務戒備。不忘廩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尙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駁初夷。繼有外虜。添帥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致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崤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於斯之时。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甯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尙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卻醜類。再安寰宇。城邑具全。宮廟無震。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佑深矣。故示大敵。將宏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天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遠。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鄂。遷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師。以扞西戎。河湟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隣塞。尙不能保固封守。過其率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茲昆夷。猶肆蠭蠹。舉國來叛。志吞嶧梁。貿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誓約。恩兵稍久。有馬嘶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慕胡。自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假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貳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竊。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寢。黠

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利。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孽。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繼。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信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謂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儒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精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底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廩。貸商賈。領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閒。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士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聲陳狂謾。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領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軼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恠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

爲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懸懼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克援東洛，燭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勦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諒畿甸，具賜京輦之下，百役毀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卽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開架、推酒、抽黃、貨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虜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卷二 奏草二

論敍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選召見，陛下敍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闈，殺戮行幸之事，因自剋責，辭旨過深。臣素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廢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期，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璫請對，臣言未獲舉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溢誕，苟窮聖情。事皆有由，庶可復自胡鵠禍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闈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暨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跡，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將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甯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殲，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榷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甯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

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搜捕牢廬，觀草寡弱。又搜闕私牧以取馬。薄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營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安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裨叛夫婦，畢算絳錢。對而不見懷，往不見與。其為懷恩，又某諸方。詛求轉繁，庶類恐憚。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震驚。然而京邑闢畿，不甯矣。陛下又以百廢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武失於太速，審察傷於太精。斷述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間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屬。是以叛亂繼起，怨讐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雲。惟陛下穆然凝幾，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閒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望者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秘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爲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平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佑之。言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安身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

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末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福禍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夫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尙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湧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慮。京師之人。動淪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與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與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與邦之業。在陛下剋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愴候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平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甯。昔太王以避狄而與。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闢丕圖。況陛下稟英姿。承寶歷。四海之利權。由己。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薦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元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輯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祆氛。

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尙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擊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烝黎安反側旣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闢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僞雜糅於其間聚怨讐讐騰謗藉藉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宏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醫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矣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懷懷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

極言得失。仍令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懇者。必實得以盡其情。誠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爭。襄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取行其業。至於匹夫片嘯。采錄不遺。庶士傳言。聽訛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疑。訴合易怨。訪爲謹取。遠長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譽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富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奉天書前所答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遣誅。尙冗官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恩理之誠。愚衷所懼。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掩。不以喜怒上處。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竊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宏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迨茲猶旬。不聞施行。不期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慘血誠。敢願被遵。頃頃贖罪。豈不慚惶。蓋大馬感恩恩効之心。瞻瞻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用。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擊。必因人情。情有通塞。及否泰。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衆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地處上。於位卑矣。而反謂之尊者。上下不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物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升。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寬人而肆諸

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歎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處，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與。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於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則曰：益贊於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美武王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吉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韓曰：汝魚然於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考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愼。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則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節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魏源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貢珠，成敗象形，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効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務，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

每戒臣下獻規。恆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詢謀猷。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尙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卽箴規。得一善。必逮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入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輒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觀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閒。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闢曠名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冤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乾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網。開懷納忠。克己從諫。尊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吉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識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燄發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諫之拂心。甘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徵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輶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披胸襟。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舉不離析。理尙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諫責侍臣。或賞其盡規。

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合法。據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群。邈絕人倫。武略雄圖。牢韞物表。懷習俗以妙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恆太深。達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敷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遽高居。未嘗降旨臨閣。羣臣踴躍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廷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俗。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於自賢。晝始本乎憂勤。失全廟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晦過徵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蓋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蒲鄧。敢緣私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處。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羣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欵。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卷三 泰草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諭事狀

朝憲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諭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諂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譖讟。出外即謾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疑防。深推誠信不疑。委被姦人貳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卻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飾。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途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教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

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其清篤實懷感動。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譽稱。庶奉周旋。不敢失謬。鑑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督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處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輒。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貞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處。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處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在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吉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効。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頰地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三顧命誅伐而不

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哀職有闕。惟仲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選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咷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美。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諫。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又有入則造膝。出則競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政。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効。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於今稱詠。以爲遺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術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

臣聞虞舜察遞吉。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與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詞於芻蕘之吉。洪範有詳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鯀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遠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微。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施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鑽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繩私情。不稽皇極。於以虧天下之理。於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諸事。皆是雷同。道聽途說者。臣繩以眾多之議。足見人情。又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者。臣繩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衣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歎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焉。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賴遠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辟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驕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慳惁。此六者。君上之弊也。好勝也。詭譖也。頤望也。畏懼也。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擾慢者。獨專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驕辯。必勸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矇度而處人以誣。如是則下之剽空者。自僵而僵。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慳。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擾慢者。獨專而忠實之語。不聞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闈之貳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親至尊之光景者。踰健兆而無一焉。競短觀之中。得接有聲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憤。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

必淫暴。亦在平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處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處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遠。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吉之國難聽。亦不易。趙武呐呐。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宏上書論事。帝使難宏以十策。宏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治者。事或非竹。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姑疑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詁。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因目。達因聽。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歸已之過也。垂旒於前。辯繚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徇罪數。與豪達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尙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默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笑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競。況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擾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教。言不實於上。則怨讐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譖謗無益。謂黜陟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等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疏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

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鑿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撫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謔。不大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研鑿。而研鑿自彰。莫得而怒也。有犯顏諭直者。弊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適避遠。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苦不及用。之懼不周。如待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慮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宜示我之能。繫諫者之狂姦。明我之能。怨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溫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笑。唯恐諫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吉。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試。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試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躊躇。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嘉縣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翼執含欵之量。而未翕受於寰輿。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洎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已覺俗淳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轉中興之氣。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諭尊號加官狀

右。襄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眾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聽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雖稱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甘至極。遐邇未諭。安敢不喜。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繼興哲祖。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尙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懸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攢勵。以收懷柔。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鑾。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各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微。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兇擊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立論尊號狀

右。襄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舍人者爲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用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尙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羲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徵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詔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尚好讓。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靈。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元運。上可以高德於堯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活舊失。至明也。振虛節。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慚而不革。反欲加冗號。以浸寶惠哉。元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殘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於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鄙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

能損己也。臣顧以殘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懸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後循當。辨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非稽。何則。屢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論。自陛下嗣承大寶。未壹中區。窮用甲兵。蠶取財賦。耽庶未遑於暫勞之旨。而怨咎已深。異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譖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精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蠱。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垂人。六師出次於郊甸。奔逼憂厄。吉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固有若此之暴。今重圖難解。遺絰尙存。裂土假王者四兒。潛天僭帝者二竖。又首禱瞻漢武。扳援燕秦。其流竄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遑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吉而已。安危所繫。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吉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而禱於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更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懾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宏。宣暢彌遠。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盡去纏衷。使天下聞之。涕然一變。若披重辱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致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尙有所慮。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苟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緣而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合事。三者符合。不相乖離。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吉。一聽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臨。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指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古來說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幣輸恩懲。伏聽聖敕。謹奏。

卷四 奏草四

奉天諭擬興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甯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衡。宜並錄選。不冀甯又向臣說云。聖憲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懼。顧慚非宜。進退徯徨。不知所據。臣愚以備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評隸。而恩參近侍。當陞不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率。事君大憲。臣刑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既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憲雖密疏。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顧。苟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察。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眞。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鼙蹕。曷足既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獨擧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惟曲聽。實傷大體。不任覩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奉天請罷能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其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貳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萌之生人心。而開福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嗇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取之不爲貳。散之不爲費。以吉乎體則博大。以吉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

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苟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遼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食權，飾巧求媚，乃吉郡邑貢賦所用。蓋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薄心俊欲，期概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効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致行約儉，斥壞政費，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點，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竊盜亂常，鑿輿外華，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痏呻吟之聲，嘵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贊濟未行，而諸竊貢珍，據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揚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慮，積懷已甚。或然形誇譖，或醜肆謠謠，頗舍恩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耽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喪大難。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發，絕甘以同卒伍，斬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懾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懲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孽政，聚怨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彌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愚人與君子殊也。周文之國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國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為人上者，當辨察姦惡，洒濯其心。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道也。捨此不務，而徇私行私，欲人無私，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難恕，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聽，是將化畜怨為衛足，反蠭差為至當。促殄讞擊，永垂鴻名，易如轉頸，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

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
圖之殷憂。追彼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蠶縫。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廟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
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費。織纖織。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
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政過之競。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
行隆典。整綱禁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費。豈嘗淹鉢。是乃散其小儲。而反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
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略少失多。廣貢不虛。溺近遠遠。中人所非。況乎大理庶機。固當不俟
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甯秦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旣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
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射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
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駁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
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辭。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撰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御論。欲
得且留。請復。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顰蹙非常。悵恨數日。恩量不測其故。意况必是蕭
復計會。遺其諭。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往。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若不肯去。
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逕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
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為清衷。矯枉太深。時或逼當。輪經義則。以守死善
道。執心不回。為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為師。己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
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戀漁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
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況乃見稱名流。後踐清景。備股肱之任。承溫澤之私。何心

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然於從一之徒。甯肯附會。臣緣自雖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辨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密詰。孰敢面譏。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愛憚而不辨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偽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聽袁高等狀

袁萬鴻頃（已上二人並任御史中丞）裴諭（曾任金吾將軍）孫域（曾任京兆少尹）周皓（曾任丹廷都團練觀察使）裴胄（曾任宣州刺史）崔建殷堯季舟（已上並任郎官）何士幹姚南仲陳淳沈既濟（已上曾任補駁拾遺）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惄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懼。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懼者。恥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鑿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黜。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宦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既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諸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宜之清列。督謂良材。苟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速赴行在。試委訪按。必有可觀錄用。乘輶雖符德號。援流求賛亦開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奏。

奉天聽李晟所啓占兵馬狀

右。賊泚旣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明日偷牛。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苦擢枯。而乃遠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

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聞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卻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曉。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易殊。」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明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之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猶會時贊從後宣慰迴奏云：見卿論叙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尤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著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馬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譖會，又幸懷光諱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併，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恃遺。伏望聖駕速垂裁斷，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營師往，足以獨制兇威，退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連，葦餉異心，論努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妄憲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己，端居則互防飛謠，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滋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實堪放心，太上消懸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甯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寡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聲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固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

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鬪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鑽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食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艱危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聲陳鋗轂。惟所省擇。謹奏。

鴻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恆宜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湊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听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喪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輕。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未如之何。天寶季年。嬖侍傾國。對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索。掠飼乘費。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阜。薰蕕無辨。溼渭不分。二紀於茲。莫之能黜。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誣枉數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

不傷。选用而不悼。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費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或與貨財賦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倅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祿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貞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鈍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効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絜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鈍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喜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易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岱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竭。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楂瓜樹果。多是野人貪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顧傷大誠。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卷五

奏草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漱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卽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按

擢，將爲腹心。今卻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體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竝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與王知其苦，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評犯者義之。過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虞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詔，立司過之士，猶憚其未也。又設官制以吉為常。由是有史為書，警為詩，工為箴，諫為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諺。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猶人以木鐸徇於路，而振聾之音，師相規，工敷其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為納忠，以諫爭為搘惡，怨謗盈於下國，而耳不欲聞驪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繩。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際，協大禹成湯，拜吉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精猶孽，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苟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惟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悟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嘵而已哉？乃至求諫，聽輿誦，特革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矯謫不以殘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綱綱，乃其職分。比於芻蕘，非一毫之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猶深，不無愈於諫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賦樂與處，參設誹諤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病謫。陛下何祚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陋，竊謂不然。當剖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舉之遠。故君子慎初。聖人在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割理者。

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滄田。燄燄靡除。卒燎原野。流燭已甚。燭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處諸載各繇之吉。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懷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不勿念乎。疇之羣君。始作漆器。寧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甚寢。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顯及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輯。陛下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腑。而不敢自默者也。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姦誤。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諭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輯。陛下所吉使奏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譖。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客。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答論姜公輔拜狀

右欽激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乾。尋蒙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攷。所以固論造塔事。竝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醫。朕所以惄懷者。私緣如此。卿今耗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憲執務在樸忠。推理而言。有懷必鑒。睿意元妙。非凡所窺。如臣懵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吉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闡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疎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僥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遷怒。以至於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攷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僥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審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苟荷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有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甯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鉤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嘵。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吉者利於行。而睇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糾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興元訟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為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雄。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

於他土。其家聲則啗於誣人。又屬汴路邊處。淺城陷沒。糧餉屢絕。資裝久罄。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瀆譖舊嘗。否則散絕樂鄰。而曲環推之。污無能取。孤軍自守。亦不苟免。或成危局。臣等可使推賈。累著功勳。凡已將帥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淹擱。則終以危亡。良將我後。實在深繫。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富勸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冑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治區區爲國無疑。拯危之意。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承齋蕭復張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錄李懷光兇狂。縱且就此御避山南。此與京畿接近。招麾兵馬。日望收充。某適與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或是李承昭家子弟。若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兼據其情。鑑以遠路鋒銳。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處。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駿蹕幸天東。難已甚。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濟免驚擾。梁岷之開。窮險特甚。鼙輶。故。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倚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遷。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凡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朕言。不謬。謹奏。

又答訥蕭復狀

右。欽承奉宣聖旨。卿所奉蕭復事狀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誠。事宜今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達州碑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

居亦是常理。然吾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迄與都邑。轍道郭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怠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僨蠲。衆情異畧。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據授遠藩。則是脅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爲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除垂恩。用符德號。僕務旣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與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奉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諭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撻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當有攝國君。輔百揆之體。僕雖盡尊領其事。卑主其詳。尊尙恢宏。卑務近細。是以練嚴小事。糾察微疾。此有司之守也。惟御萬機。選達庶長。總綱而樂目咸舉。明邇而華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決織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施註續。而聽其聽察。罔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下之徑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暨其至誠之奇。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機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之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欵誠。豈不以虛懷待

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焉心轉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讎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若者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督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恩周萬物。有獨取私意之私。謀吾衆略。有過懷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東首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出此才施者。怨於不任忠。蔽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於外。變起於內。歲律未半。亟興再遷。國破銀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遭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微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罪愆。今承德者。倚襲流謾。若未悔悟。何由弭災。臣獲蒙通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蕩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款者。繼獻於闕下。陳謀諫失者。是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蕩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奮然歸心。賢愚咸懼。小大畢力。猿爾凶魄。會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戰氣者。在乎獨斷寢處。專任察明。降附者。見其寡貌。輸誠者。謂其穢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托其爲奸。張皇獻計者。防其漏泄。進謀者。傾其宜閑一也。旣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壞繫縛。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始絕矣。徇義之心既阻。苟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若望風旨。競辭取容。唯揣樂聞。不疑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甚。遂至數下生我。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數大城。謝過萬方。敍忠良見忌之勞。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狂妄者。處之大刑。遺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曉下。誰敢不誠。

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遂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顯慎於始。又失圖於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讎渝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厯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龍咸若。鯤鶴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憲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沉鬱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較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爲戒。寶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卷六

奏草六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敘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剋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慮緣吐蕃土氣強盛。又以和好之氣。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實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敘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踰勞聖聽。謹附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大半同類。狡鼠爲心。貪而多疑。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若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蠻求侵

多。翻覆康定。託因細事。曠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延約竟未堅決。立碑總舉。復請改移。清矯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虜鄰邑。鬻幸郊畿。結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尤納。厚恩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擇將帥之心。懷光遠至猖狂。頗亦由茲促惱。及至星墮再禱。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備內難。親倚之情確厚。屈就之事頗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惑。翻受朱泚僞使。意在觀變。推移頃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慮。致捨之過前。則慮其懷怨乘隙。欲待之合勢。則苦莫矢信精延。去委且騎。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為陛下根本計。人情粗俚。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無於戡亂。詔彼效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著我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著戎之專其利。賊黨懷著戎之勝。不死則悉還之。擒百姓更蕃我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忘。忘我之師。堅寇之衆。戒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叛耳。以此靖閏。適致其亂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諸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僅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卻不前。外奉國家。內逼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貳道才銳。旁觀戰爭。坐乘袞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蒸黎不得甯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子遺。千里邱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悼。誰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覩機若暝。運周自通。實冥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屢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賊泚之亂。始於暴戾。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疏。誘扇誘扇羣惡。遂謀大姦。逆天僭君。羽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政過不吝。布革弊之政。宏恤隱之懷。天下樂元。翕然遷善。易心改顛。厭亂思安。和風既揚。昏祲自滅。茲茲狂悖。久含殲夷。旣分腹背。無患城巖。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土馬非多。第糧尚厚。若不降賊。即須建功。此輩寵任已熟。要位已極。建

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犯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剪接非難。孰肯舍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輔。安能無戰。渾瑊統載休顏。韓遊瓈乘其西北。李晟率騎元光。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尙眷眷於大牟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惄之至。輒以私懷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附、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會卿所奏。舊軍退歸。及關中禮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討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繩疏速來。者臣關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我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閭。督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後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不用刑而師律真。不勞虜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蠶。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幾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失鷹附之譖。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盡之頃。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日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荒國者。由此道也。茲猶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亟興播遷。人心有紛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逼縛。千里迢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雖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裁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祗勞嘵嘵。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己。義烈

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矯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晝。所賜詔書。務從簡遐。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聘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選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適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為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輪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眷戀。藉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倣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圖。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雖谷復焉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襄辦。此路若又阻難。南北遂將俱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閒事機。不容銳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驕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怨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鈎之械。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政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惑。又況阻命之輩。舊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於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元龜。固不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啓事以聞。謹要。

與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激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麗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時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御宜商量。豈不穩便。若陛下惠臨督御。仁治庶察。急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節。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音淹詳。復飼庸賤。惟情惟懷。允謂防微。顧省何如。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憚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掩吉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清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思賞之効廢。名浮於行。則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間。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兒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事亦會時。班體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誠匪所任。又屬驍勇再遷。天祐未晦。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屢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挫。勢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踐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攝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窮旨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胄之士乎。人之多吉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汎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懿。怒不在大。震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爲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爲爭端。覩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壤。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何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俾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拔劍擊柱。偶語謀反。謂誰訟冤。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

殄寇雖蓋非恩偉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效尤著。理當褒崇。賞與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續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遺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鍤。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舉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闈。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憲將返。近自郊甸。遠周賓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翫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急將士鋒刃之缺。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城。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吉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貴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竄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烝黎。優問耆耋。安撫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鑿埋。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繕殿臺。備耳目之娛。遷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乖。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旣當雜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嘗自陳。孰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擾慮。自因寇

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尙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縷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領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圍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懷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繩車之鑒。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繼金駕將還宮闈始輪發日狀

右。先頒敕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諭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憮轉甚。臣雖閭鉢。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連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舉財。上下竭力。務甯大業。蓋恤野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驛絆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贛嶺。經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苦遇積雨滯澗。羣峰崩流。巨石崩奔。蜀殿相繼。深谷瀰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躋略之所過。斯須之頃。跬步之間。會黃燭殂。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凜崩。閣道淹圮。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僕徒。何所爲用。陛下欲無駭虞。其可得乎。又或霖滯更深。澗澗皆溢。溝路既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

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經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願以不達爲慮耳。儻遇晦旨。少俟開晴。刷養期雖延。涉路無虞。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籍聞羣議。輒以上陳。慢謾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欵漱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議。抑者先發憲其罪。朕朝來又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遽捨。衆人意既如此。應無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縱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理。陛下所譏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較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卽其部將。於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閼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紹以同迎蠻黨。泚旣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縻僞職。兵隸兇徒。雖居城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事。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卽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寃捨。凡所譏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寶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况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燃。遭罹誘陷。其類竇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談。以與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鋗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宏被。且幸齎污之見原。人人皆有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發。纖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廢繙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旣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爲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

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采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誠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賓。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爲善矣。伏惟不爲浮議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翽。欲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私。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污繙。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關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惑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微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不得不爲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大續。輜路所經。首行君尊。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宇。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讒詐之譏。況楚琳卒伍凡材。虧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殲

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睢盱。晨光既升。勢自跼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郊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瑯秀之資。處掌中。控扼之地。縱令蹢躅。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宏。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犒勤。數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皋。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蠱介復勞誅鉞。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據過動。不爲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湊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湊奏來者。兇梗殲盪。關畿廓清。竇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湊口陳。展轉傳吉。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燮折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以久徼。幸得不可以常覬。觀居福而處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詔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免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擊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鬱反側。若懼鉞劍之次加。畏禍危疑者。虛猜譖之旋及。遂乃蠭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互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輶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於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机。隍墉。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梓。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奮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憐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贊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

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隱。知蒸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歸者莫不淹流。雖或兇橫匪人。亦必驚之歎歎。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皇鵠以好音。消祲沴和氣。由是燕回易虜。黎獻歸心。假王畔援之夫。削僞號以請旌。薦靈首鼠之將。暨純誠以效勳。沉亡凍餒者。皆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量需。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轉。卒然一變。懿封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髮以百萬之師而力禪。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治。是則聖王之數理道。暇舉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寡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國活而不圍亡。又明矣。食恐陛下以臣吉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濱晉齊同惡相屬。讎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勤王化之未固。恣姦孽之肆虐。於是發六軍神後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命永平沐宋鹽瀘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於南。整國家屢裕以瞻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算歛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勢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倡亂。泚戎構災。狩狼墮后於禁闈。縱偷擣內於馳道。河朔澗羅之衆。布路而歸。朱鄉仗順之師。守疆不暇。於斯之亂。海內待膽。儻有闢華之禁園。活天之巨祚。毒災乘閒。何所不齎。既而悅納之儕。咸自鍛納。內無非望之讖。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深耶。制書復遺。曾不靜芥。望風款降。爭聯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主偷安之輩。懷生擾死。蠭動之大憤。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育天下而孚乎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圖營遂其所圖。失其所製。給其所求。使家寧自靖。人人自遠。家苟清矣。國亦固焉。人苟遠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殺物者。乃自生之友。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捨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有之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樂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僨強之由。內審於撫寧之失。修近以來達。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于文省厥躬。又曰。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贊也。如或昧於

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施威懲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曠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憲。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嚴刑。是使負覆者。憚必死之誅。乘醉者。慮無功之責。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織。士卒以憚於死喪。而怠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閭境罹殃。一境不甯。普天致擾。兵革鬪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于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貴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擊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據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與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斟征伐之事。引衆聽以咎己。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挽陛下盛德之言。草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甯。乘輿旋返。屬漢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出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轄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詎負其同惡之徒。謂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苟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異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衿。固當等庭。建中之難。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侮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政。

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宜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安，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榮達人，而畏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鵠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肇殄，實衆隣驚心之日。孳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敗之威，以行惠。看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禦賊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長如神明，恩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肆，信乎其罷兵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撓，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恩，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霸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醜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拒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降絕，勢必不敢澁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直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柄，則當盡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擒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古所謂之謂歟。今若不驅機宜，復興戎役，積威而喪軍，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急心，假敵辭而賣寇，援弱者不服，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繩，顧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撫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卷七 中書奏議一

請許臺省長官與參萬戶吏更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話，奉宣密旨，卿先奉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

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政卿吏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首。臣以閑劣。嘗當大任。果連官榜上貽
理憂。蟲蒙恩私。曲降慈諭。姑就猶省寢矣。不甯。緣吳密旨特宣。不敢對舉。原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朝。又
合無隱。苟有未諳。安敢勿言。雖知塵烟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
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東方之人罕進。徇楚華風。超魏網大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
與交親。僅詳本末。探其志行。闡其器能。然後守道嚴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利其所以
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望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群
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庶勞求。敦行能。息黜奪也。昔祖以伯潤拜大儀。命之曰。慎東乃察。罔以巧言令色。便辭飾媚。
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僚屬之列驗也。漢朝務求良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
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焉。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勅。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宮。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
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教者。精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
吏部尚書。中外品異。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琰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
然則否。琰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懷憤意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
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西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室
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雖材舉職。然後上言。詔旨但書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
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員外郎及御史等官。並列於選曹錄。總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
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俾臣奉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
庶品。苟不出時。幸之愈者。則莫致遺。任眾之遺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
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徵令庶績咸熙。固亦難
矣。臣覽鷺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惟撫懷繼位之懷。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愚。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

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策。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擢。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擢。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獎勵。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重罰黜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關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頗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胥崇任輔弼。博採輿誦。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吉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旣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旣用則不得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績。使受費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吉考實。虛受顧納。宏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吉。欲辯吉之裏處。不可不考之於實。吉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吉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旣得其實。又察以情。斷鑿其情。往稱於衆。衆譖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故之談。無陰邪傷害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吉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旣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諷。率是以行觴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弊病。極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

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檢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宏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尙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闡責。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害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光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貳。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諸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駁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許。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諸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攬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東察屬。所束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閼諭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察。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微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

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至。是以望得無失。務精益求精。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宏委任之矩。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歷。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遠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東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覲。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核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

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惑者見過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壅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已。臣等每奉詔旨。倍益慚惶。所以儻免在公。不敢頻頻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尙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卽請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已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詭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情失所。恆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輿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吉則頓異。霖潦非可證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類。况乎事或暧昧。人或瓊微。以利己之心。添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恆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遂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源爲敗。歸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準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救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露。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瘳。醉之恩存者霑煦。嫗之恩霑澤下施。孰不欣

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卽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賀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節時。人必懼咎。是以月令所載。春行秋令。則苦雨數來。邱瀉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旣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遐邇。伏願濂暇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觀災歛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詔諭淮西管內水損處議開缺詔遺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選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義。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甿。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宵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儻安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摹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於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安代有。救災卹鄰。適也。行旣有福。不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於晉。晉大夫虢射曰。無穧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廢鄭曰。唯災不仁。寢寢不祥。忍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虢射之謀。遣慶鄭之讞。送閼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餧之。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害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必若與有征之師。閼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喪德政。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阨之時。尤冀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

甯。備虜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上之時。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甯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兒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為允。伏惟聖鑒。更審細裁量。其所擇諸道使。遂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廷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朋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類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會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大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己。尙合捐軀。臣雖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效。唯當輸罄忠節。匡補聖猷。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至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雖是壅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處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懵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驟宸嚴。陛下特宥憲憲。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切呼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吉。猶未盡意。言若有阻。義何由通。譬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綱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

賜。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廷。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理。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觀。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謠讐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讐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體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繙。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捨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鋗於聖朝。晉卿銜懷於幽壤。以臣蔽澤。未見其宜。夫聽訟辦讐。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入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譖。雖甚狂險。猶慮不爲矧伊老臣。竊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構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小連

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直。猶謂清懷太過。都絕諸道續遺。卻恐事情不通。如不熟納諸財物。至如鞭撻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質凡鄙。甯忘顧私。家本貧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撫揚風教。致俗淳厚。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惺。現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據荒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缺。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謂聖明。陛下處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財之蠹。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躬。苟或違道。臣猶知懼。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為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墮。阻之則觖望彌甚。為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數宥下士。大辟之屬。皆蒙除赦。唯於犯賊。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為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君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防。寘明時。昔上為之。而下亦為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萌者。則以為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鈞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猶臣。可以受財。則庶長察察。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惱。憊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民。重遭困之擾。陛下尙以為輕釋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撻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解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汙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頰者。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搖壞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宏

清淨無欲之風。守慤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闢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或稱才智。此謂黨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姦。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得。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茲甚。鞭撻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弊帛。弊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同難中絕其意。其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邱山聚鍼。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賄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卻其一。有所受。有所卻。二端相反。則遇卻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歸。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關繩可以通物情。絜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贋貨之人。邇臣無受賄之事。四方兵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泊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頓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笑焉。曩與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固私求。是乃殘暉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謬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發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蒞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鬻賄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謹。以障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

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霸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霸，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贊幣之禮。謂人以辭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廣。浸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邦國斯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陵壞，德化陵夷，然後誠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競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斯。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慮，意懇詞繁，伏用懇懃謹奏。

卷八 中書奏議二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驟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會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檀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蠶污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恆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會黨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致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銜制結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侵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爲無易於此。希顏適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敎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黜收相補。利害開舉。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客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數大猷。是將取笑四方。殆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駁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卽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論齊曠齊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曠替李衡。緣江南與湖南接近。齊曠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曠齊抗同姓別房。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皋李兼。鄰接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曠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曠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詔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裳。歲時宴犒。先後遞使。悉由宸衷。其爲憂勤。可謂至矣。其爲資費。亦以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頓勞。此誠懷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甚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稍繼於朝。儻遇水旱爲災。粟糧翔蕡。兜醜既始。寇擾流時。或負輶力殲。或餉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邊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於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爲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者。故鼂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閭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築四夷。常爲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尙八九萬人。千里餉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於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霑露。戰瘃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殘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逼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唇敵納侮之懼。所發非所用。所失非所慮。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頃者吐蕃尙結誓。率其醜類。越軒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辭。其事未遙。足爲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寇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尙寡。今則甲兵大備。存儲屢豐。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駁之氣。其爲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譏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殊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所謂同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廟懷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

無律制事失釐。或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鑿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大牢犯境。方馳書奏取救。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殘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誠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箇之說。有合掌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焉。然後可扞寇讎。護甿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自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督制在朝。彼之兵聚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餉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饒。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宏久遠之謀。守之有恆。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穫。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耕。貸其種食。假以犛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而有司隘客。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妄競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穀。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威。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繩綺充直。窮邊塞沍。不任衣裘。絕野鶩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較價轉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無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獘臺。至有空申簿帳。僞指

國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謬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奉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緣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糧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尙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稽人有悔耕之意。大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殖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責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疾心。鑿如焚灼。輒復効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拾貯總。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恆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推上陳。淮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安。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泝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旣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蓄用貸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蒸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恆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膳軍餚。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

之閒。烟火殆絕。都市之內。饑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因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當時。米貴加倍。耽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腳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催遣作相之初。憲元秀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船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船。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躉續。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撓。縱絕江淮轉輸。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閒。計猶未盡。况江淮轉輸。船次不停。但恐過多。不虞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頗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至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苦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急。始處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驟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誠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

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糴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趙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糴。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五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尙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支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復鳳翔涇邠甯慶鄜坊丹延夏綏銀寧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絕綿四色。卽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斂綾絹絕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斗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財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齋。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速其謀。蹙敵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

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蠹爾兜醜。自當畏威。縱迷款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腳。臣已與本司密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卷九 中書奏議三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古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接閩旁。屢取上言。誠以靖邊足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滿百萬。諸鎮收糧。今已向終。分賄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恆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理。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節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會莫知感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獘。會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會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築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寢讎。會莫知兵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禽薄伐者。則曰。驅逼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會莫知兵不鋒。驅不完。則逼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具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玁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晦。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宏撫納。而足以保甯於累世。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

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鶻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尙棄信忤盟。蔑思肆毒。誣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逼中國喪亂之難當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留威。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印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卻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窮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怒。則必蹶。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甯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馮淩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屯。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尙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壘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弱。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久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變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頤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啞戎心而挫國

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甯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彌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舒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戮力而貴智。懲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灤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計不闢。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完守禦。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趨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封守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謀責虧度。財屬於兵眾。力分於羣多。怒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甯。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

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賴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寶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無風翼膚，躉沙慘日，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處，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日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觀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甯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鈞，狃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聯強著勁虜之名，則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憾駭，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矯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銅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恆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瀆，情志且酣，待之奚爲乎？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晦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唯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擾也，復有抵犯刑禁，譖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望禦衝，恆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懲，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綱舉之於曲直，權衡之於重輕，輒執之所以行車，衡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

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攢抑。夫如是若聰明可衡。律度無章。刊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過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創。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忘之貳。乃至於斯。故使亡身効節者。養誨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吉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害者罔上而不慚。馭將若斯。可謂諫諫遺虧度矣。報責虧廣。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已。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罔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處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擾。數則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精敏。動則中國憚其衆。而不敢抗擊。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闇。在於反掌之間。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延。衆散爲弱。連撓離析。兆平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領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虜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

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汚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據鄧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奉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禦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說。最在均齊。故軍法無喪賤之禁。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勑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核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毅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全汲否者息心。雖有醇厚之殊。而無缺望之變。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屯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踰更。不安枕城。不習戎情。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領。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餉。益以蔬醫之資。豐約相形。縣納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號齊姐試。因請通隸裨羣。不離舊所。唯致虛名。其於廩賜之餉。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儻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彌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廩膳厚。績藝劣而衣食濃。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爰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核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吉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姑處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閒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闔以外。將軍

裁之。又賜鉄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兗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遙。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飄。馳書上聞。旬月方報。守七者以兵尅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畜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塘撻。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取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亟賊。軍旅之脅育也。亟賊不除。而但滋之以壅溉。脅育不療。而苟培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罕。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俾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足。與夫條來忽往。其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籠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甯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

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師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更者。隨所便近而并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束良更。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謀翼槩。俾殊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費罰之與。以考其成。而又據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甯謐。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朱之有也。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商量重處置竇參事體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參事。卿等所奏。雖於大禮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卽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遷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違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讐。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饕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譏。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旣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覽。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更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據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謂恐事體不穩，卽且流貶向絕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便商議處置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宏，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竇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等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蠻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懲。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欵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闡激懷，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治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眾，何能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鉤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恆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況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汹汹，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焉穱便，未密可否。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財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斂，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贍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參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唯有兩科。一謂姦贓，一謂叛逆。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究，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按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獻成，而關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宥之。聖

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定。方令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贓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無忿於羣憲之中。急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遺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謹奏。

卷十 中書奏議四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馬一匹并鞍絹二匹）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爲其亡父承嗣撰追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請贖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年半。竟未輟綱。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長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督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焉。竟遭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憚嗟。今田緒尙干寢嚴。請頒遺愛。微臣隣距。實憤於心。謁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訛。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貞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輸。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大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爲報答。但告云。所爲碑頌。皆奉德音。旣異私情。難承厚覩。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旣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卻迴乾。不敢不奏。謹奏。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營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蜮爲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認。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爲剋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規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爲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廻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

從，望依前敕處分。未審可否。

議汴州逐劉士甯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甯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甯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甯昏荒暴慢，惡貳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閒，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甯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密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徵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坐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思義，甚得眾心。若更淹遲，卻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政省。卿等即商量進來者。臣性頗懦頑，藝識空乏，辱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境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器，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育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蹶跌之不虞。擇安端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滿器。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甯第兒挺暴，眾所不容。李萬榮內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驕皇，但聲徵求之情，殊無畏讓之禮。據茲鄉蹟，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詮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憚則敗，憚謂犯上，敗謂僨軍，俱爲

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饗貲求。曲示保持。冀消兇隱。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奪之則觖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况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恆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聲。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殿邦固築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材。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詭體迂闊。有異軍機。引喻乖疎。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爲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薦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梁瀛。庶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於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觀。讐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禡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蹠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壞巨猾。底復大梁。卽鎮如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甿。畢力竭誠。以湯丕烈。然尙號令由己。部屬畏威。緝修戎旅。振耀聲勢。遠銷談曇。且爲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朝廷命吳湊代之。土甯兇頑。輒敢眦睚。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堅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督之惠。遠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爲汙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土甯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算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覬之心。聖人所以興敬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土甯爲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違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

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清流。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逐士卒。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況又待之不一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損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即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轉睦之氣。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若此助亂。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宿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不能爲。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叡援。緣其逍遙主將。詰責必復憎嫌。猶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大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愚怯。竊有未安。昨因希賈宣旨卻迴。已與趙樞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等拏愚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即與趙樞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儻後事有衍素。臣請受取擇之罪。謹奏。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无。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闊。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逐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積人。兼濟公用。希願奉宣達止。宜依者。伏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存苦惱。所司素有恆規。計料稅草不充。卽便開場和市。旣優價值。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塞處者乎。延齡欲銜己能。頗壞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弱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寥落。廐圉告闕。頻煩聖聽。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畱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仍令

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間。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腳。則又四倍。當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爲騷怨。理在不疑。甸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植。東作既闕。西成曷期。況蒸黎之閒。貧富不等。收獲之際。興耗靡均。今勿併役。單牛。雇車。備必騰貴。併徵糧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十束。每一年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卽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置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會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胸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墮。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更便收市。欲少市。則優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賤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卽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懦。未見其宜。伏望戒敕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恆用。以後不得嗣供。稍峻隄防。使知懷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聲錙。纔可供給當年。或遇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逼。道路遞歛。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腳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卽依此施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恆規。亦自不嗣常用。臣等商度。將爲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顙慧思還。或困於瘴蠻。翹心撫徒。旣關審澤。許以量移。企蹠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鑿勘檢等。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敕。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級之外。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密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再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寬。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安懷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蹠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興怨。荷貸者或思自新。所謂威之斯懲。育之斯感。憲以致理。憲以致和。致和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元。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逾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造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樞省官等。纏有事故。頗多缺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資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達。願廣含容之笔。庶撥謫板之途。謹乞狀陳聞。伏聽進止。

二、進量移官狀

右。希願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百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穢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愈諭居之。

荒退。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刊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竄逐僻窮。喜聞霑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往再淹息。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隣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卽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敍。縱或未有選轉。亦卽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卻迴。或復冤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卽停。外示優矜。實欲矯係。從此以後。遂爲恆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迥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彌致忌憚之風。積成大寶之亂。遷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檢邪爲蠶。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闡典舊章。且泛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還以啟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倣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敍。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兒。恆處閭閈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蘿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憤貪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患不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禮。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添舊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爲儂。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後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含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常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

署置偏僻。示人疑慮。體又非宏。幸希望聽。更明裁密。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聽進止。

詔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時亂之主。多以餉輒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糧和糧。幸蒙聖恩允許。又屢頻歲輸成。二年之間。以邊餉糧。共計收雜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敕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郤填。則是邊城當對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齋途恐質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遇事之後。准敕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曠。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耕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揚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況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戒飭齊思。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謹奏。

卷十一 中書奏議五

論裴延齡叛蠹書一首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恆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爲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瞇。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蟲。梁木之有蠹也。瞇離其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輩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精。禾易長敵。而蟲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檀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圮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厥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

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害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葑菲。以謹無良。會是掊克。斂怨以爲德。盜吉孔甘。亂是用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寶。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讐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掊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讐爲盡節。總與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耶。伏惟陛下協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鴻傑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誹。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覽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卽臣之奏議是証。宜由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闈。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勒索爲名。而不償其餉。都城之中。列肆爲之盡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詣連羣。擁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穀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於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蹈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支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

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奉。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朔若指掌。端如算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詔。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僉置簿者。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石餘。皆是丈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令所收獲。即是姦贓。悉令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宜進止。添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鞫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詐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事。以常賦之財。爲委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懲。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實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陰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會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調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覲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贓。總計緝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敲盜。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克追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彈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恐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聽。貽誨侮於方岳。買愁怨於烝黎。於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盜竦姿。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會無詰問。延齡謂能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重困疲甿。

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遼邊州。用充和糧。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既以折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事多矛盾。交駁物情。窮邊稽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估爲勝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難折。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靖鎮。扼制蕃戎。五原更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蕪。翦除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繼舉。地猶夐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膽恤。俾漸安后。頻勅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古鑽納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啾啾。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爲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震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總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爲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爲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誣集選士。果令妄譽。得以爲詞。史筆書之。足爲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憐於夙興。參閱會朝之禮。徇其鄙次。大隳省署之儀。徙郎曹於星閣。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飫宦廚之膳。墮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責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撫。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發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闘。常若闖闢。衛恭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斂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爲殷繁。自必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益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無亂源。壁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本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旣懵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

者受賄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鞠其姦贓，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權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吉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反予來嚇。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譽。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貞百廢。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致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太平，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乏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讐，或指謔隱盜，或誇評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心志邪僻，詞皆醜媿。事悉加誣，匹夫見凌，猶或生壯。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愧於屋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冤，諒非細故。爲國聚釁，實由斯人。而又虛害羣司，幸其翻敗，寢彼華興，逞於兇懷。氣吞等夷，棣蓄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爲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狃隙，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魚然禮義之府，譖汙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糲，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錫橐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

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讀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蠶桔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廐輟蒸，宮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終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爲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狀述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訴僞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斲關邊，愚智共知。士庶同情，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爲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聰，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讞，既踰元德，逾邁彭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踰元德，逾邁彭虞。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吉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爭惡成敗，若此相遠，豈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爲明。何者爲暗。主驥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之顛覆。徵之此論，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爲鑒戒。趙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

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爲無，指無而爲有。陛下苦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誨。又其趙高李平斯遷臣所以焦慮耽懷，以陛下爲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固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固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爲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爲害己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竊洛口諸倉，卒爲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爲理？陛下初膺寶歷，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寢匱，權算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白晝犯闕，都邑毗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於時內府之積，尙如邱山，竟資兜渠，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親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旌肆闐頭，一壘之內，萬衆所屯，譬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慘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寃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闈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鈿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奉，飢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翹翼，冒刃戰鬪，旬而衆無攜棄。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愛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執讎，餓之不離，凍之不憚，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其效也。及平，重罰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據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氣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屢乘賊內攻，翠華南狩。

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囷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柰何以天子之量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廢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達能靖潛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己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教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檢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擎攫怨集有司積聚釁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文昏明繫於所任咎繇變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禍之嬖行而周厲與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政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於何不可儻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以延齡爲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害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

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己同者爲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爲非。金礪相須。不爲是。恥過怍非。不足戒。捨己從人。不足稱。准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達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爲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證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旣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憲情。下餌蠻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綱繆帳展。一紀於茲。聖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危。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尙高。未垂諫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爲。願遐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己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仄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寗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旣勤樸斲。惟施丹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汙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乂。運鍾衰季。則朝乏英豪。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宇。淑德應期。賢能相從。

森林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棄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勵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瓊詭立名之士。漢宣精更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縣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乎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政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益。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循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穿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此處有脫誤）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土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違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讐。傷而沮之則似公。近讐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縣信。是以大道每驟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謬。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轟。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憚。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鑿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甯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顏子殆庶也。尙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爲美。況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致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暨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難。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旣切。計過亦深。一抵謹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開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吉。君子之道。闔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呐吶寡言者未必愚。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真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雖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

輪桷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官。故駕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覽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或繼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美舜命官之美。自稷禹舉公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汨鳥獸魚鱉。亦罔不甯。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靈擇職授。密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汎擾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筭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慄。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慄。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樸。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爲九卿。從九卿即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使虛處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察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茲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陘洪水。續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死。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

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歷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爲宜然。以臣憲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柔。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敍。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夫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日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概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予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概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蒞職既久。甯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選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

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遠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循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造益。禪化熟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要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數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尙愧前朝。底义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容察太深。寢默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廢於進用爲情故。以極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諱爲奉公之誠。以摘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採棄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譖讐。聖德廣純。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致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斷隔。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祗勵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繫位屬當淨才。懷職庶官亟躋宸展。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穢妨賢之罪。慚惶交虛。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誇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千。何所爲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道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卷十二 中書奏議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變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稅二石而已。古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一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絛。若絔。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

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懼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經。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則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選。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瘻。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縣。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恆。乘急誅求。漸壞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縫又疎。竭耗編甿。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急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審用節財。窒侈欲以遏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劫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歷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爲本。得非立意且爽。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會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園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惠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

概計估算繙。宜其失平長僂。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歐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艱。開井不得不淺。賦入不得不斂。復以創制之首。不務審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須徵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體或餽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徵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達使入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於朝。竟無類會裁處。其于躊駁。虧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爲虛。得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疎。凡厥疲人。已興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况復亟縛隸絲。重傷宿瘠。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歷中紀。錢塘。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官私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避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刑。而人未甚革。及納雜徵。歲數以爲兩稅。恆規悉整。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徵賦斂繁重。所以變革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輸或增或減。又詔量事取後。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絲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歸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髮本價。而又輕率折估。抑使剝徵。妄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者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尙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旌章。不許別稅。繕麗之飾。純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巧避微文。曲承委旨。變徵役以召雇之日。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

償其庸。精其入而糲計其直。以召雇爲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歷中非法賦斂。急箇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蠻疾鍾害。或水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皆避於殿責。罕進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瘦乏。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乾於大歷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民。詎數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名。率土蒸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爲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徵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寢靡。臣所知者。縱梗概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倘追思大歷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平。蓋均而無怨。節而無益。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爲本。以財爲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甯。今百姓艱苦。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爲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廢費者。減節之。或以龍城之法。姻縫更切之用。其百姓稅錢。因重興每歲加徵。三百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舊。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擅寬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國第之中。十幾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饑春貸無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責。甯淺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廷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爲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然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以來。種渝前古。今但滌除流譖。振起舊俗。則淳風再興。斯道中興。雖有貪饕之

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准。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多少。論比諸州。定為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并。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甯。阜更擇所宜。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繪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繪纊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緝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

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恆。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恆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計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頑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既轉贱。數則漸加。向之耕織不殊。而所輸尙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擴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減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疋。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絰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私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錢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豈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爲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怜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額爲綱。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恆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况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疋。研治色目精嚴。有司

明立條例。便爲恆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綱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殲市粟。至於以時斂糧。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產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平。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敢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家。富者蓄貨。而寡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恆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旣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歷之開。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旣總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開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鬻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歷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泛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

節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徒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己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恭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獮，履革舄，卻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修。屢賜田租，以厚蒸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騎者不得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廛。御府之錢，貳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於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蕩，再造寶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繼以災歉。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薦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餓殍相藉。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休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後，米升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旅萬里，或不齋繩。故人到於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嗇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難虛必盈之效也。秦始皇據崤函之固，藉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滿，自謂有太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爲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戍，徵太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後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算及舟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爲富民侯，以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尚清廉。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於亡。此三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致蹙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效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第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

但憂財利之不足。因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綏其恩。猶懼其末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恆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貽。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恆代情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宏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辨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恆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爲績。安忍莫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蒸。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政雖闢。舊畬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爲汗菜。有益煩勞。無哲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既庶

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攘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促之，不量時宜，唯尙強濟，絲不容織，粟不暇春，矧伊貧虛，能不奔逃，不怒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督人報箬，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僞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數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責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額賦，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勘責檢巡，增畝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宏，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擇雜產較量，田既自有恆租，不宣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令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論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惠，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憚，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盜賦繁

多。夏無饑貨。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雖事方興。已輸綠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遷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糲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廷。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道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請以稅茶錢置發。并以潤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饑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于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涯懼。夫水旱爲敗。春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于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糶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于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載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興。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士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積。大抵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

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斂穫始舉。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倘遇薦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塵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舍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歲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爲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卽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以外。一切不得貸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恆使得中。每遇災荒。卽以賑急。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宏長不已。升平可期。使聖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競有不至。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厲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草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人能使禮遜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財苟備。無欲不成。

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慾。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食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毗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溼。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算其種食。貸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稽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爲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窶。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舍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敍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才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

所謂知之非艱。尙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蔡九霞曰。東萊呂氏謂三代田制。雖商鞅亂之。而租稅猶存其意。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夫兩稅之法。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高下。最爲病民。乃後世因之而不能變。總由儒生惜民之說。無裨于國用。一經心計之臣。雖刻剝病民。而國用攸賴。人主未有不聽其言者。况當亂離之世。所入不足其所出。方加派苛徵之不暇。而進以恤民之說。宜其枘鑿不相入也。殊不知稅愈煩。民愈敝。而國亦隨至於亡。非一代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宣公此奏。其一論租庸調之利。兩稅之害極詳。但于兩稅之中。去其大甚。其二。請以民之所產爲額。而不計其值。至歸重節用。尤得理財要領。其三。論課吏之法。但知國計。不顧民生。愷切詳明。可令讀者心惻。其四。請禁先期徵收。於不損國計中。可寬民力。其五。請蓄糧以備荒。皆精謀碩畫。上不虧公帑。下可利黎民。惟其六。禁兼并之家。稅斂重於公稅。在唐時。則宣公言之。在宋時。蘇氏父子。亦主此議。然行之。反覺紛擾。無如德宗皆不能明也。豈惟德宗不能用。即後世人主。亦不能用也。可慨也夫。然其說不可不聞。於當守。有仁君在上。必能斷然而力行之。